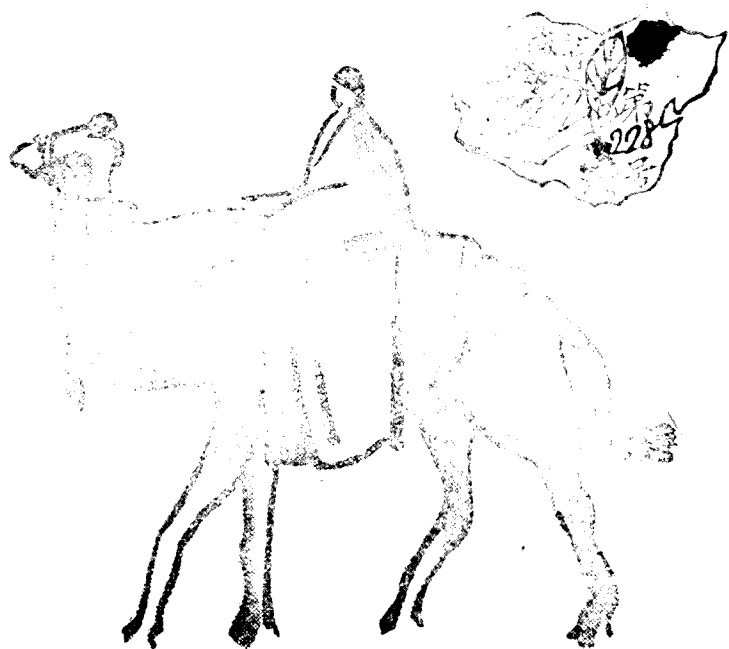


竹林

古丁著





林

竹

丁

古

目 次

鏡	花	記	五
盤	中	記	三
花	園	記	五
竹	林	記	七
哈	哈	鏡	三

鏡

花

記

寫作——康德五年十二月一日

發表——新青年六年一月號

一盞油燈隔着何超和我。何超是我的朋友，他從塞北的小邑南歸，特意繞道來到我的故鄉漢鎮。看我在怎樣呼吸，同時讓我看他在怎樣呼吸。我們的離別，纔僅僅半年，在這半年之間，我只接到過他一頁用極端正的楷書寫的極簡短的書信。與其說是書信，勿寧說是箴言：「切不要以為鏡花不是花，切不要以為花是鏡花。」我回信問他這兩句言語是甚麼意思。他沒曾答覆我，我也早已忘掉

了。

「你的呼吸太也急了。你看我，較比以前緩得多了罷！」何超的光頭，被暗淡的燈光照得一閃一閃的。是的，我的呼吸，無論是在生理上，或是在心理上，都急得很。我最近說話，竟有此結巴起來。

無論做甚麼事，都恨不得一時就做完。

我捧他在一家小館叫來一盤酒菜，一壺白酒。我照例替他斟滿了。一盅白酒，他端起來酒盅，卻又放下，繃着面孔說：

「我最近煙酒不動了。」我這纔覺察出來他自從到我的家以來就沒抽煙。我一想問他爲甚麼，他卻搶先自己表白起來說：「煙和酒不足以麻醉我，也不足以刺戟我。」

「那麼，女人呢？」我隨口問了他這麼一句。

他卻反問道：「女人是甚麼呢？」我壓根沒想回答，他自己倒獨語似地繼續說：「女人是生孩子的人。」我沒想再往下搭言，只管喝着白酒，他已經吃好了飯，咕嚕咕嚕漱了漱口，一面吐一面說：「你

覺得我說的太平凡了嗎？其實人和人的事情，就是這麼平凡的。」他彎腰下去往褲筒裏吐漱口水，一擡起腰來，那光頭又被暗淡的燈光照得一閃一閃的。

我的眼睛在那被暗淡的燈光照得一閃一閃的光頭上面轉了轉，我記得半年前他的頭上有黑髮，黑髮上有植物性油脂，我不由得不質問他的光頭。

「你問這光頭嗎？這很簡單：頭髮是留起來給人家看的。小市民都好做給人家看的事情，我也好過，但是一想是挺滑稽的事情，我想做一些給人家用的事情，我剃掉頭髮，就是想摘下小市民的偽善的

徽章而已。但是，也只是「想」而已，做到做不到我也說不清。

酒菜撤下去了。何超不慌不忙地喝着清茶。我嘎崩嘎崩噓着他由塞北的小邑給我捎來的飽瓢棒子，越噓越急，不消片刻桌上地下滿處都是榛子皮。我回憶起來半年前我們二人同在這冷落的漠鎮的鎮邊的一間破舊的草房裏，就是這樣一言不發，只有噓棒子的聲音嘎崩嘎崩衝破着那漫長的冬夜。

那時，何超是這漠鎮上的一個私立小學的教員，我現在還仍然在這私立小學校當教員。何超是個詩人，我是個好詩和詩人的人，因此，我們就情投意合起來。他每作出一首詩來就到我的那一間破舊的草房裏來，有腔有調地對我吟誦，我對於他的詩，加以批判的

時候，他必定要再三再四地吟誦着那首詩，倘有多餘的字句，就立刻改掉。我至今還能記誦其中的一首：

我是個活人

我有骨肉也有靈魂

沒有一處不是家鄉

沒有一處不是墳場

莫嘆走也走不盡

人生的路程

莫嘆飲也飲不乾

人生的苦難

再不要哀傷

再不要悲悵

誰的脚都要站在土上

誰的脚都要站在土上

何超在沒離開漠鎮以前，就這樣常常吟詩，跟他的學生講解，有時候就一同吟誦起來；這裏的校長雖然器重何超的才幹，但是却不得意他的這種「新」的思想。有一回，校長就把他悄悄地請到校長室裏，一面笑一面說：

「何先生，我是挺佩服你的新思想的。尤其是「新」字挑的格外高。」不過，這個年月，你也得想想，不但是爲我，同時也是爲你。

再說，甚麼是新詩呢？再說，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再說，這幾個學生，都跟你學的。我是個活人我是個死人的哼哼噤噤，太不成體統了，太不成體統了！再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你懂得嗎？」

何超等校長發完這一套大道理之後，纔慢吞吞地說：

「不過，校長，我是在課外跟學生講解的。」

「就是呀，我也沒說是在課內呀。」校長咕嘟咕嘟喝了一口冷茶後繼續說：「這就是你多此一舉呀，視學若是知道了，那就該關板了！安、分、守、己！你究竟比我少喫了幾年鹹鹽，分外的事情，千萬別管哪！」

「學生願意聽我講解新詩。」何超說。

「學生還願意上房哪，你就任其所爲嗎？」校長覺得話說硬了一些，順勢就把話拉回來說：「我是打個比喻。」

此後，何超就不再跟學生一同吟誦他的新詩了，但是，何超卻已決去意，只是不忍拋掉相處數載的天真的兒童，暫時相安而已。

何超的終於辭去，是發端於幾個貧苦的兒童，這裏的學校的束脩，跟城市的不同，是繳納糧食的。本來是連上學都不見諒於貧苦的兒童的父母的，就有幾個貧苦的兒童繳納不上糧食，校長的意思是勒令退學，何超就堅持免費，二者的意見竟完全背馳起來了。校長說：「辦學不是慈善事業呀，再說：校董我也搪不了。」何超說：

「不能因為貧苦，就令兒童失學，我主張召開校董會議，商量一個獎學辦法。」校長說：「這可使不得，先例是開不得的，一開這種先例，將來可不好辦。」何超雖然自己跑到校董那裏奔走過，校董們的意見卻不約而同，而且要比校長更徹底一些，有一個校董竟大言不慚地說：「我們辦學是爲了詩書門第的子弟而辦的，窮孩子普天之下可多了，別說是我這樣身家，就是財神爺也辦不到啊。」

何超辭去學校竟有幾個學生哭了，他也紅潤着眼圈跟學生說：「孩子們，不要哭！明天是你們的。」

臨行的前夜，也就在這一間草房裏，我們二人喝的痛醉。

何超的易感的神經，使他哭得眼睛都腫了，他握着我的手說：

「我明天走了，我相信我會有一個溫暖而光明的明天。」

我一面噙着榛子一面在腦裏回憶着何超離開漠鎮的經過，牙都噙得有些發木了。何超的清茶，也是一杯接着一杯，不時也噙着榛子。他一不小心，就把茶杯碰倒了，茶水覆在桌上。我一面用抹布擦着，一面又替他倒滿了一杯水。何超若有所思地說：

「譬如這杯茶水，既然覆了，又怎麼回收呢？除非是再倒上一杯，或者索性就不喝了。但是再倒上的一杯，卻已經不是先前的那一杯了。」

何超接着又說下去：

「所以，我真相信今天，昨天是昨天的今天，明天是明天的今天。」

只有今天接着今天，並沒有昨天和明天。」

我故意提起了他的記憶說：

「你不是曾經說過你會有一個溫暖而光明的明天嗎？」

「那是一杯覆水。但是，我所說的只相信今天，卻不是剎那主義的意思，我是說：唯其因為只相信今天，所以更要珍惜今天的。我覺得我被明天欺騙了好久。」

何超說完這句話就活像走台步似地在我的窄室裏來回地緩緩地走了起來。走了四五個來回，他突然看了看燈油，隨後把燈移到我的面前，又讓我拿出紙和筆。他說要提供我一點小說的素材。他說我記。

何超沈着瘦削的黑臉開始說：

「你把燈再擰亮一些，趁着還有亮。」我隨後就真個把燈再擰亮了一些，咬着筆桿，聽着他的下文。

「方纔那兩句記下了嗎？」

我楞了楞，瞅了瞅他的光頭，那光頭回答我的眼睛說：「那兩句也要記下來的。」然後就立刻接續下去：

「你把燈再擰亮一些，趁着還有亮！」

我要把我的詩都吟誦出來的。——我這樣跟一個女人說。

（當我把何超的言語記到這裏的時候，我就停了停筆，輕輕地問那光頭道：「一個女人？她叫甚麼名字？」那光頭稍微遲疑了遲疑，

就大聲答道：「就叫她做之雲罷，她用這個名字發表過她的詩。」
「是一個漫長的冬夜，外面的北風刮得紙窗薄薄地響。」

何超又接續着說下去：「這薄薄的聲響伴奏着之雲的啜泣的聲音，使得我吟誦的詩歌越發寂寞，越發淒涼起來。那詩歌是我五年來的結晶，我把那詩歌一百一百地彙訂起來，豫備在一家書舖出版。」

「我自從離開漠鎮到那塞北的小邑之後，就找到了幾個同好，計畫着出了一本叫做詩刊的月刊。」

（當我把何超的言語記到這裏的時候，我就停了停筆，輕輕地問那光頭道：「詩刊，你爲甚麼沒寄給我呢？」那光頭答道：「我是想把我那五年來的結晶印成單行本之後再寄給你的。」）

「這詩刊好夕總算印了三期，得到當地的文士的好評和惡罵。其實這好評和惡罵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左右那好評和惡罵都是爲了提高他們自己的工具。」

「但是，這詩刊卻繼續不下去了，並不是因爲外界的壓迫而是因爲內部的腐爛。」

「我當時並沒曾消沈下去，卻引起了自己的反省。」

「我反省着我的詩歌，是否真正有人非讀不可。我反省着我的詩歌，是否爲了賣名而寫的。我反省着爲甚麼古人的詩歌，在印刷術那般不發達的時代，卻能那般婦孺都能口誦。我反省着我的詩歌，究竟吟誦了誰的思想和情感。」

「我於是哭了。這哭裏並沒有半點懦弱，並沒有半點哀傷。我只是

爲了懺悔而哭了。

「你不要以爲這懺悔兩個字是陳腐的。——我這樣跟之雲說！懺悔會令你的血液更新起來的。」

之雲卻冷笑道：——得幸福一天就幸福一天罷。

「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是說能愛戀一天就愛戀一天罷。但是我也冷笑着反問道：——幸福，甚麼是幸福呢？喫得胖胖的是幸福呢？睡得呼呼的是幸福呢？喝得醉醉的是幸福呢？……」

「我們沈默了片刻，最後由我衝破了這沈默說道：——你是用幸福來代替頹廢的。」

「之雲一聲也不發，我輕輕地問她道：——你方纔聽我吟誦我的詩

歌，是在哭泣着了，你是爲了我而哭泣的呢，還是爲了我的詩歌而哭泣的呢？

「之雲有些憤恨似地答道：——你是爲了你而寫詩的呢，還是爲了你的詩歌而寫詩的呢？」

「我聽到了這句言語之後，就彷彿一盆涼水澆到了頭上。我感到這句言語，有千斤的重量壓在了我的心頭。想逃避這重壓也逃避不開，只管被千斤的重量壓得有些喘不出氣來，我想把我的心挖出來在清泉裏洗一洗，洗得一點污塵也不沾，我彷彿遮斷了去路似地，在自己的心上橫衝直撞起來。」

「我是豫備第二天就把我的詩集拿到那家書舖裏去付印的，但是

我忽然覺得這是等於把我的心的罪狀印給大家看；這是等於把我的醜陋印給大家看。

「你再把燈擰亮一些，趁着還有亮！我要把我的詩稿都焚掉。」
我沈着臉色跟之雲這樣說。

「之雲一半驚恐一半納罕地說：『這是爲了甚麼呢？你，這是爲了甚麼呢？』她的話聲有幾分顫慄。

「你不要管，這是我的進步。」我這樣解釋給他聽。「我焚掉了這本詩稿，並不是想要此後絕筆了，我毋寧是想要踐踏着這本焚掉了的詩稿，走入更新的詩境裏去的。我此後想要吟給人家用的詩歌，不想再吟給人家看的詩歌了。」

「我沈吟了片刻，又沈着臉色跟之雲獨語似地說道：『我若有錢的話，想把印出的詩刊都買回來，一本一本都焚掉。』」

「我於是拆開了那一本彙訂成冊的詩稿，先拿起來寫着詩集的題目的一頁，在燈罩的孔上焚起來，一點一點地焚起，一直把當中的『鏡花記』三個字焚成了灰燼。

「當我焚掉了這寫着『鏡花記』三個字的第一頁之後，就忽然覺得心上的千斤的重量減輕了一大半似的。

「之雲隨後就拿起來第二頁，一面讀着上面的字句，一面把那頁遞給了我。那上面寫着：『切不要以為鏡花不是花，切不要以為花不是鏡花！』她又重新背誦了一次這兩句題辭

（當我把何超的言語記到這裏的時候，我就停了停筆，輕輕地問那光頭道：「我記得你曾經把這兩句言語寫給過我，我記得我曾經回信問過你這兩句言語是甚麼意思。」那光頭沒搭言，只是說了一聲：「你接着記下去罷。」）

何超於是接着往下說，我就接着往下記：

「我聽到之雲又重新背誦了一次這兩句題辭便問她道：——你覺得這兩句題辭不可解嗎？」

「之雲笑道：——我倒不是不解，而且是彷彿這兩句題辭正是追尋着夢幻，期求着理想的人們的寫照似的。譬如你，……」

「我沒等之雲的話說完，就搶過來話頭說道：——譬如我的詩集雖

然焚掉了，光景好像鏡花，但是這卻確是一朵花，我曾經栽培她，灌溉她，在我的心史或物史上，她曾經是一朵花來的。

「之雲又笑道：——然而，譬如你，……」

「我沒等之雲的話說完，就又搶過來話頭說道：——然而，譬如我的詩集縱使不焚掉了，按照所豫定的計畫把她印出來了，光景好像是花，但是這卻確是一朵鏡花，雖然有色，但未必有香，因為你曾經說她是沒有香的。」

「之雲有些不解似的用疑問的眼神瞅了瞅我，我回答那疑問的眼神道：——你委實並沒那麼說過，但是你卻用別的言語代替了那句言語；你問我過：你是爲了你而寫詩的呢，還是爲了你的詩歌而寫詩」

的呢？

「之雲和我，便片刻沒有言語，一頁頁的詩稿在燈罩孔上焚起來，一點一點地焚起，一直一百頁都焚成了灰燼。」

「燈油將殘盡了。當我把最後的一頁照樣在燈罩孔上焚起來的時候，只見燈苗猛然高長了三四寸長，又猛然低短了三四寸長，燈苗的火光漸漸微弱了下去，猛然熄滅了。」

「我這纔覺察到滿屋的煙氣，一股煙氣衝進了我的喉管，哈得我咳嗽了半响。之雲順勢推開了紙窗，潔白的月光皎皎地射進了來，屋裏的煙氣逃跑似的一股一股往窗外的夜空消散了去。」

「我手裏還捏着那最後的一頁詩稿，我突然顫慄了起來，一面顫

懷一面把那最後的一頁詩稿，拿到月光底下，我依舊顫慄着，私語一般讀起來那焚焦了半頁的殘稿：

再不要哀傷 再不要悲恨

誰的脚都要站在土上 誰的脚都要站在土上

「是的，誰的脚都站在土上。誰的脚都沒曾離開過土。」我這樣一面尋思着一面忽然厭煩起來了自己，又忽然厭煩起來了對面呆坐着之雲。

「超——我沒有記錯：那吆呼我的聲音是顫慄着的，那是一種肉的聲音，而不是靈的聲音。我沒有記錯；那吆呼我的聲音，竟化成一片黑影漸漸向我站着的地方一步一步移動了過來。我只記得那是

一片黑影，當然不是靈，可也不是肉，我只記得那是一片黑影。我只覺得那一片黑影又變成千斤的重量向我的心上壓了下來。我用渾身的力量，推了一把那有着千斤的重量的黑影。

「哎呀一聲，那一片黑影被推倒在地上之後，我總在月光裏喚醒了我的意識，看見之雲坐在地上嗚咽起來了。」

「第二天，我起來的時候，已經是太陽照得高高的時分了。我回憶着昨夜的事情，我回憶着我和之雲的已往的經過。」

「之雲也是那個小邑上的一個小學教師，我們是同事，我們又同樣地好詩，就藉着詩刊認識起來；本來是文友，便不時來往起來。我們是都把她當做詩界的明星崇拜着。一天天所談的也不外是詩。」

「但是昨夜的事情竟破壞了我對她的幻覺，不但破壞了幻覺，而且生起了厭煩。我在昨夜的事情裏發現了人類有史以來在血管之中循環着的人性和獸性，而且發現了人和人接觸的時候，都是蒙蔽着自己的獸性，而誇揚着自己的人性，藉着這被誇揚了的人性，來你欺我我騙你，一到自己爲着維護自己的獸性被揭露的時候，纔索性要自己揭露那自己的獸性的。」

「但是，人又不能獨立着生活下去。雖然不能獨立着生活下去，卻可以孤獨着活下去。」

「我從那以後，就想要在孤獨中逃避傍人的獸性向自己揭露，自己的獸性向傍人揭露。」

「我於是戒了煙，戒了酒，而且離開了女人，也離開了男人，又把自己的頭髮剪掉了。這或者要被人們誤解爲裝人的罷，其實，我想要離開人們的男人和女人，被人們這般誤解也是無關緊要的。」

「過了兩三天，就由之雲來了一封簡短的書信，大意說：她不想再寫詩了，因爲她看我焚掉了詩集。而且在末尾上寫着：『你也不要寫詩了罷，詩連你自己都拯救不了。』」

「但是，我卻仍然想繼續着寫詩，卻不想繼續着當詩人了。」

何超把話說到這裏就突然止住了。我的手也累得有些發酸。何超又倒滿了一杯清茶。在我所記的他的話的末尾，寫上了老子中的幾句言語：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盤
中
記

寫作——康德六年二月十二日

發表——建康滿洲六年三月號

天牌呀地牌呀……

俚謠的兩句

王二少爺又下了一注頭殼在天門上。嘴裏一面喊着賭注，手裏一面把分到的烏木牌用力氣左擰右掉。秦半仙站在他的後面張嘴眼瞪瞪望着王二少爺的手。隨後一張天牌掉在桌上，又一張天牌掉在桌上。四周的賭客都跟着這兩張牌的聲響，把紅眼集中在那紅點白點上。

登時，這煙騰騰的窄室裏，就吵吵嚷嚷起來。半暗的油燈，戴着

百塊錢收來之後，纔用大襟擦了擦手心的汗。心裏一半佩服着王二少爺的手氣，一半自責着自己的膽怯。

秦半仙替王二少爺的嘴上銜着的煙捲劃了一根洋火，當他噴了一口之後，就又從秦半仙的手裏要出來二百塊錢。這回，又出乎秦半仙的豫料之外，很順利地照數贏了回來。

不知不覺，外面的晨光，把屋裏的半暗的燈光，照得越發顯得暗淡起來。

當王二少爺和秦半仙走出了牌局的時候，小烏已經在吱吱喳喳叫了起來。

秦半仙一面誇獎着王二少爺的好手氣，一面從鼓鼓的衣兜裏掏出

了。一大把錢票交給了王二少爺。王二少爺毫不吝嗇地把那一大把錢票劈給了秦半仙一部分，一面打着哈欠一面把所餘的錢票塞在兜裏。

八一分鐘約呼吸十八回

一本小學理科教科書的一句

秦半仙和王二少爺是師兄師弟，他們的師父和師母不是人而是神。

仙堂上滿堂一股檀香的氣息撲鼻。

秦半仙照例用肥皂洗淨了手，正襟危坐在壇前，用他那滿是污泥的長指甲舖平了黃錢紙，筆直地握着毛筆沾了沾珠砂，一筆一筆畫着符呪。紅絲眼睛瞪的溜圓，太陽角上的青筋，隨着那一筆一筆鼓

突着。棗紅的臉上的橫肉彷彿要被他自己的嘴吃掉了一般往回收縮着。

畫完了符呪，用手指擤了擤鼻涕之後，就從壇上拿下了盤，一筆一筆在那上面重新用珠砂畫了畫符呪。

王二少爺長跪在蒲團上，一動也不動，虔誠地望着那供着的盤。

秦半仙伏在壇上，兩隻胳膊交叉在胸前，紅絲眼睛一動也不動，瞪着盤中。太陽角上的青筋彷彿越發鼓突得厲害起來。——這樣一直瞪了好久，秦半仙被檀香的煙燻得掉起眼淚來，卻仍然不想閉上眼睛。

仙堂裏一聲不響，王二少爺依然長跪在蒲團上，一動也不動，虔

誠地望着那供着的盤。

突然，秦半仙一面長揖一面離開了壇，口裏不斷地稱着：「啊，師，啊，師，師師師。」

王二少爺按照已往的習慣，知道師父和師母已經被請到，就連忙三拜九叩起來。秦半仙也跟王二少爺一致行動，三拜九叩起來。

拜叩之後，秦半仙又歸回到壇前伏着，瞪起了紅絲眼。

「啊，師，啊，師，啊，師師師。」

秦半仙一面稱師，一面陪笑。磁盤上面映照着燭影，燭影據說就是「師父」和「師母」。

「啊，師。」隨後小聲小息地對王二少爺說：「師父和師母叫你起

來。L

王二少爺這纔又磕了幾個頭，一面稱謝一面從蒲團上站了起來。

秦半仙依然瞪着盤中的燭影：「師父和師母要喝一杯熱酒壓壓

寒。」

王二少爺趕緊就換了一杯熱酒，雙手捧到壇上。

秦半仙又被檀香的煙燻出了幾滴眼淚。

「啊，師，啊，師，啊，師師師。……師父問你有甚麼事，快點

說出來……啊，師，啊，師父說還有事，啊，師，還有事，得趕忙

走，啊，師，得趕忙走。」

王二少爺又從檀香盒裏抓出來三四塊檀香插在銅香爐上，隨後，

又在那上面敷上了一匙香面。

「你問問師父，我這牌局的運氣，那一天能够幸呢？倒不是徒弟貪得無厭，實在是因爲手頭沒錢花。你問問師父……」

秦半仙的眼淚已經流到嘴角上，伸了伸舌頭尖舔了舔那淚水。

「啊，師，師師師……師母跟你說話。」

王二少爺身不由己地倒栽葱似地跪伏在地上，連頭也沒敢抬。

秦半仙慢吞吞地繼續着說：「啊，師……師母說……賭錢場上

不是常去的，啊，師，不是常去的……實在短錢花，啊，師，就在二十一那天去罷，啊，師，二十一。」停了停，又繼續着說：「師母叫你站起來。」

王二少爺又一面稱謝一面站起來。

以後，是秦半仙和師父的對話，但是，卻只聽得秦半仙的說

話

「啊，師，啊師師師……」接着是一副笑容，隨後離開壇前跪伏在蒲團上磕頭。磕完頭後，又歸回到壇前，眼瞪瞪地望着盤中的珠砂畫的符咒和燭影。「啊，師，謝謝師父……知道了，謝謝師父。」

當王二少爺又從檀香盒裏抓出來三四根檀香插在香爐裏之後，秦半仙的「師師」之聲纔停歇了下來，小聲小息地告訴王二少爺：「師父和師母要回去了，快快送壇。」

然後，王二少爺和秦半仙都双双跪在蒲團上，半刻也沒會起來。

壇上的臘燭被吹滅了。王二少爺一面收拾壇上的什器一面問秦半仙道：「方纔師父跟你說甚麼了？」

秦半仙怪不好意思地「師父說：『二十一那天你準能贏一千塊錢，師父叫你賞給我……』」

沒等秦半仙的話說完，就攔住話頭說：「只要我喘氣，就有你的份兒。」

三

錢，貨幣也，鑄金屬爲之。古以彝器爲交易之媒……

辭 源

莊上的胖子，在他的洋梨形的臉上，掃了掃他的濃厚的三角眉毛和細小的眼睛，有膽量而機警地用他的嘎啞的嗓子嚷嚷着。

「下呀，下呀，照注，照注。」

各門都經再三考慮之後，下上了賭注。有的是紙票，有的是貨幣，有的大揚揚地把錢扔在那裏，有的小氣氣地把錢捏在手裏。但

是加在一起也未必有五十圓錢。

忽然一隻手扔出了一張百圓的紙幣在天門上。那是王二少爺的手。王二少爺滿不在乎，傍的賭客卻暗自抽了一口冷氣。

洋梨形臉的胖子雖然稍微向王二少爺那面眯了眯，卻沉住了氣。一邊微笑一邊跟他打招呼。

「來了，來了。」

王二少爺只是在嗓子眼裏哼了一聲。

不一會牌都分在各門的手裏，莊上是「閉十」，天門是三點。莊上立刻點了一百圓錢，毫不猶豫地遞給了秦半仙。

傍的門上，一家起了個「閉十」，一家起了個「地槓」，「閉十」的門

上下了十塊錢的賭注，「地槓」的門上纔下了一塊錢的賭注。起了「地槓」的門上，一勁自嘆運氣不佳，把牌扔在了牌桌上。

一直又推了有十來把的光景，秦半仙的口袋裏又已裝得鼓鼓的了，那零碎的銀幣和銅版就順手給了那侍候人的。秦半仙轉了轉他的紅絲眼睛暗自盤算了盤算，也已經有六七百塊錢的光景了罷。

莊上依然是聲色不動，照例打骰，開門，分牌，都有條有理地。洋梨形的臉在半暗的燈光下照得反而越發顯得有光有采起來。

王二少爺顯然是興奮了，他那看牌的兩隻手有些顫慄起來，嘴唇也抖擻起來，卻依然是「粗，粗，粗……細，細，細」地叨咕着，不過他的眼睛顯然是直了，臉也蒼白得緊。

莊上又嘎噠着嗓子嚷嚷了。

「下啊，下啊，照注，照注。」

莊上只是斜眼溜着王二少爺的頓慄的手，臉卻大揚揚地高仰着，彷彿是誰也沒睬似的。

王二少爺的抖擻着的嘴唇吐出了一聲，「五百塊錢頭殼」，頓慄着的手掌扔出一把紙票子。

莊上又打骰，開門，分牌了；不消一會，五百塊錢的歸屬已經按排好了，莊上是一點，王二少爺起了個「閉十」。

王二少爺登時就覺得腦袋嗡的一下子，眼睛也冒金星子。當他稍微清醒一些的時候，就又聽到莊上的嘎噠的嗓音：「下啊，下啊，」

照注，照注。

這一把他一面顫慄，面下了一千圓的賭注。

榜的賭客也沒人敢下了，都希望早一點看到這大賭注的結果。

莊上依然是不動聲色，洋梨形的臉依然高高地仰着。

王二少爺這一把也沒耐心上掉下擰，也沒喊「粗細」，只是一面顫慄着，一面把那兩張烏木牌撇了開，一張是六點，一張是「板凳」。

莊上不慌不忙地又把那一大堆紙票收了過去。

秦半仙一面抱怨一面着慌，裝得鼓鼓的口袋忽然空成一張皮，

勁抓耳撓腮。

王二少爺口不由己地叫了一聲：「師父！」鼻頭上掛上了幾滴汗

珠。

莊上又把牌擺好了，照例地吆呼着那「千年也不會變似的聲音。

王二少爺問秦牛仙要錢再下賭注，秦牛仙上言不搭下語地：「師父，不，師弟！」

王二少爺也沒聽清秦牛仙說的是甚麼，就氣衝衝地走到後面去了。

局上照舊又恢復了原來的嘈雜，傍的賭客又開始下起賭注來了。

這一把剛過之後，王二少爺就又擠到牌桌前面，傍的賭客給他讓出了一個地方。

當莊上又重新擺上一把牌的時候，王二少爺就右手拿出來一把菜

刀嘎嘣把伏在桌上的左手的小拇指頭砍掉下來，血花四濺，血染的菜刀扔在了牌桌上。王二少爺咬緊了牙關，倒也很鎮靜似地：

「這是一萬圓的押頭！」

局上登時就鬧起來，有的嘆息着，有的楞呆着。有的說是「好樣」有的說是「滾刀肉」。

莊上卻依然不動聲色，只是低壓着囉嗦說：

「扎一錐子冒紫血，好朋友！」

牌又掀開了，王二少爺起的是「三錐六套」，莊上是「天九」。

一萬圓錢登時點給了秦半仙。

秦半仙悠悠王二少爺走，算這回已經有十六七回了。

王二少爺卻連聽見也沒聽見似地把那剛熬來的一萬塊錢和那小拇指頭又下在這一把牌上。那切斷的小拇指頭，還在浸着紅紫的血，染污着紙票。

這回是一萬塊錢和小拇指頭都輸了進去。王二少爺身不由己地倒掉在地上。

傍的賭客暫時看了看這希奇的光景，卻早已把興致轉移到新的牌局上去了。

夜越發深了。

花

園

一隻小蜜蜂，營營採着一朵野玫瑰的花心。

小蜜蜂 嗡嗡

採百花 苦營生

做成蜜 叫人吃

小蜜蜂 枉費力

大鼻涕一面用鼻音哼唱着歌兒，一面手急眼快的採野玫瑰的花瓣。彎彎着腰兒，抽抽着鼻涕。一不小心，手指肚又被野玫瑰的刺給刺破了，沁出來一滴鮮血。他把那手指肚放在嘴唇之間，咬地一聲，猛勁吸去了那一滴鮮血，用一隻手在那傷口上按上了一把土，順手用胳膊抹了抹右鼻孔。着的一條黃膿似的鼻涕。接着，又彎彎

着腰兒，抽抽着鼻涕，手急眼快地採起野玫瑰的花瓣。

雅魯屯一到夏天，就滿山遍地盛開好些閑花。粉紅的野玫瑰，金黃的金針菜，嫩白的鈴蘭花，腥紅的卷丹花，橙黃的野菊花，還有些不知名的閑花，都一齊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濃綠的草野裏搖搖擺擺，彷彿趕廟會的大姑娘小媳婦。

野玫瑰採來可以賣給茶莊，金針菜採來可以賣給乾菜店，鈴蘭花，卷丹花，野牡丹，野菊花和些不知名的閑花，也都可以採來賣給旅客或潤人們。

大鼻涕聽得一聲裝小狗叫的叫聲，就有人從後面把他撲倒在野玫瑰的花叢裏。他趕忙站起身來，一看是疤拉頭又來欺侮，他一面往

小篋裏收拾着撒掉了的花瓣，一面嘴裏磨磨嘰嘰：

「鬧甚麼，看刺玫果都叫你給推撒了。」

疤拉頭今年十五歲比大鼻涕大幾歲，是這花園裏的野孩子的小霸王。疤拉頭將雙手又在腰間，咧咧笑。

「大鼻涕就是你不叫我『小霸王』！你叫不叫罷？」疤拉頭立刻繃起臉：「你不叫，我就叫他們揍你！」疤拉頭將右手指着身後的小瘦猴和老鴉嘴。『這是我的『百萬雄兵』。』疤拉頭常到說書場去聽書，他要去當這花園裏的『小霸王』。小瘦猴拿着一條楊木棒子，滴溜溜耍。老鴉嘴拿着一隻汽水瓶子，也直勁比劃，一面將着插在鼻孔裏的包米鬚子。

大鼻涕滴聲也不敢出，只顧撓着手背上的疥瘡。轉身，就登登登跑了起來。嘴裏大聲用鼻音罵着：

「疤拉頭，疤拉頭，你爹髒，你媽瞎！」

疤拉頭將手一揚，小瘦猴和老鸛嘴就跟在疤拉頭的後面，也登登登追起來。大鼻涕、疤拉頭也罵着：

「你爹髒，你媽瞎，……我揍死你這個雜種！」

大鼻涕胳膊跨着小筐，直奔柳樹的密林裏跑去，躲進尺多長的草叢裏連氣也不敢喘。毛毛虫爬在他的脖頸上，蚊子叮了他的鼻尖。只聽得疤拉頭們喊：

「你小子有尿，就出來試試！」

「多寶，你出來！我有一百萬雄兵，剝了你的皮，包餃子吃！」這是小瘦猴的聲音。

「我割下耳朵就酒喝。」老鴉嘴又跟着說了一聲。

大鼻涕連眼睛都不敢睜開了，心裏卜登卜登跳，希望他們能夠走開，因為叫他們找着，挨打還不算，還得把費了半天的力量採來的野玫瑰花白白地給他們搶去。又是四五隻蠅虫，在他的脖頸上咬了幾口，他以爲是大馬蜂螫了他，覺得後脖頸一點點腫了起來似的。抽冷，彷彿也有七八隻手緊緊地抓住了他地肩膀，胳膊，腿腳。他不由地睜開了眼睛，嘴裏哀哀地求告着：

「我叫你小霸王。」

疤拉頭開口就罵：

「你媽的！不給你個厲害看看，你也不知道。」疤拉頭用眼睛瞅了瞅小瘦猴和老鴉嘴；他倆解意，就按倒了大鼻涕，倆人按住大鼻涕的手和腳，疤拉頭動手去剝大鼻涕的滿是補釘的破褲子。大鼻涕一勁登腿，疤拉頭大喝了一聲：

「你動！你動我就打折了你的狗腿！」

大鼻涕立刻就不敢動了，疤拉頭順手要過來小瘦猴的楊木棒子，像抽馬似的邦邦照着大鼻涕的屁股蛋子打下去。大鼻涕被打的直

喊：

「媽呀，媽呀，救命啊。」

疤拉頭又是一聲大喝：

「你喊！你喊就要了你的命！」

接着，楊木棒子就像雨點一般打得越發急迫起來。大鼻涕真的不喊了，眼淚直往肚裏滾。盛夏的午日的花園，連風都一絲也不動，只聽得杜鵑咕咕啼，蟬噉噉叫，反而使得這密林更加悶起來。當打得屁股上一條條繃出了紫的腫，疤拉頭纔住手不打：

「饒了你！」

「起來，起來，別裝蒜！」小瘦猴不耐煩看大鼻涕，面用一隻胳膊擦眼淚，一面用一隻手揉搓着屁股上的腫。

「走罷！」老鴉嘴搶了大鼻涕的小篋和裏面的野玫瑰的花瓣，就

撒腿跑掉了。大鼻涕一看自己的小籠被搶走，就哇哇地哭嚷起來。屁股疼的走不動，肚子也餓得咕嚕咕嚕響。探探上衣的口袋，早晨帶來的大餅子，也不知幾時給疤拉頭他們偷去了。

大鼻涕好歹能走得動了。就跑到日光浴場去要小錢。日光浴場上，一大群外國人赤身露體晒太陽。沒要來小錢，有一個外國的大姑娘扔給了他一個吃剩下的罐頭盒子，他就餓貓捕鼠似的撿起來，用五隻手指頭一口一口喫下去。又撿了幾塊西瓜皮啃了啃，撿了幾塊蘋果嚼了嚼，肚子好歹裝滿了，就又在地上撿煙頭，預備給他的嗎啡鬼的爸爸十三針抽。但是，他又擔驚受怕起來了，因為他沒能弄來錢，他爸爸一天不打十三針就挺不了。有了，他去找百靈鳥的

鳥窠，弄來鳥蛋賣給外國人。

用胳膊擦了擦黃膿似的鼻涕，也忘掉了屁股的擁腫，就一繃一跳跑向柳樹林子去了。他瞪圓了眼睛，在柳樹條子的當央找，找了又找，忽然聽見火車嗚嗚叫起。他聽着火車的叫聲，打量着時刻。早晨的火車叫時，他來到園裏，晌午的火車叫時他到園門口找他的嗎啡鬼的爸爸十三針一同喫大餅子，晚間的火車叫時，他跟他的爸爸一同回花子店。所以，當他聽見火車嗚嗚叫起，衝衝的跑去之後，就呆得連鼻涕都忘掉抽抽了。

「真倒霉！」

他自言自語的坐在一個樹墩上，折下了一條柳條，嚙嚙抽着青草

葉子嘴裏罵着：

「疤拉頭叫火車壓死！」

往日，找百靈鳥的鳥窠，是一找就找得着的。遇見那濶氣的外國人，就不難弄上塊八角。然而，今天是怎麼找也找不着了。他想就不回去了，躺在青草叢裏，閉上了眼睛，呼呼睡去。他怕去見他的爸爸，那十三針比疤拉頭們還厲害。百靈鳥在林裏叫，他憤憤地捂住了耳朵。

他夢見十三針拿着剝刀要砍他，他的死去的媽媽一遮欄，那把剝刀就坎中了他的媽媽的腦袋上，血花從那腦袋上四濺，他嚇的喊了一聲：

「媽呀！」

就又是一剝刀坎在他的屁股上，驚醒了睜開眼一看，原來是他的爸爸真地拿了一隻棒子打着他的屁股：

「你這狗養的！我我……十三針有些結巴。」我把我我這狗養的！我都癱死了，你這狗養的！在這晒蛋哪，我把我我這狗……說着就又是一棒子打在他的屁股上。打得大鼻涕不知到東西南北了。大鼻涕噘着：

「媽呀！」

轉身撒腿就跑。十三針因為沒有打足嗎啡，早已打哈欠，坐在青草園裏，低落下腦袋，動不動了。

大鼻涕跑出了四五十步，回頭一看，他的爸爸那種樣子，照例知道是犯了嗎啡癮，就想法去找汽水瓶子。順東找西湊好歹到買破爛的那裏換來三角錢，趕緊到花園的門口去找大傻子。大傻子自己雖然也是嗎啡鬼，却自己有嗎啡針，給夥伴們打嗎啡針掙錢。

到花園門外，剛一找大傻子，就又遇見了疤拉頭們。疤拉頭，站成一個「大」字攔着路。

「那去？見面分一半！」

「我爸爸快癮死了，你修修好積積德！」大鼻涕一勁作揖。「小霸王！」

疤拉頭一聽大鼻涕叫他作「小霸王」，就站成一個長條，放他過

去了。却跟在大鼻涕的後面瞧着這個熱鬧。

大傻子坐在樹蔭底下，露着紅腫的黑腿，前面放着一個錢簸。低着頭嘴裏叨咕着：「行好罷，積德罷！」大鼻涕把那剛換來的三個白銅幣扔進了那一個錢簸：

「大傻子！我爸爸快癱死了。」

「我當是那個鬼子呢，原來是大鼻涕。十三針滿那兒找你哪，方纔還欠我一針錢哪！」

「那我呆會兒再還給你，快去給我爸爸打一針罷，他快癱死了，你行行善！」

大傻子露着黃牙笑了笑：

「十三針是甚麼德行，修來你這麼個孝子！」

「大傻子，不，大爺，你救救他的命，我呆會兒就還上。」

大傻子從腰裏掏出來小嗎啡針，掏出來一包嗎啡面，合在小瓶子的水裏泡好，浸了一塊棉花，抽進了嗎啡水，照自己的左胳膊的血管裏打了一針立刻就抖起精神，站了起來：

「十三針在那裏呢？」

「我領道兒。」大鼻涕就走在前面，大傻子跟在後面，疤拉頭，小瘦猴和老鴿嘴跟在大傻子的後面，走進園裏。

十三針躺在青草叢裏，直勁唉呀呼吃地呻吟。大傻子照樣給打了一針十三針立刻就精神起來，擡起身子，撓着胳膊和腿腳，在那泥

垢的臉上，撓成了一條條白色的條子。他笑了：

「我把你這狗養的！」隨着就掄起棒子照大鼻涕的腦袋上打去。

「遊，遊必有方。」十三針也是念過四書的。說着又是一棒子打在大鼻涕的腰上打的大鼻涕媽呀媽呀直喊。

疤拉頭看不過眼了，上去就奪十三針手裏的棒子。沒奪住，那棒子打中了疤拉頭的胳膊。小瘦猴上去摟住了十三針的右腿，老鴉嘴上去摟住了左腿，疤拉頭就拾了一塊半大不小的石塊，照十三針打去，一下子打中了眼睛，十三針疼的扔開了棒子。

大鼻涕一面揉着腦袋上打成的大疱，一面望着這奇怪的情景。他不知道該去幫着誰去打。正在詫異之間，忽然聽得疤拉頭喊：

「大鼻涕，你還不跑？」

大鼻涕就跟着疤拉頭他們三人登登登跑了。過了柳樹的密林，來到一條七八尺寬的小河。回頭一看，十三針已經遠離開一百多步遠。疤拉頭先脫了衣服，繫上石塊扔到彼岸，晃過小河。小瘦猴和老鴉嘴也都同樣晃過了小河。就是大鼻涕一面回頭一面喊叫，他知道這回再叫他的爸爸抓住，可就沒好了，疤拉頭輕輕罵了一聲：「乏蛋！」就又跳下小河，晃過彼岸。眼見十三針已經離開五十多步遠了，拉大鼻涕到小河裏，纔也把大鼻涕晃到彼岸。疤拉頭對大鼻涕說：「明天你別跟十三針了，他不是你的親生的爸爸！」

大鼻涕楞了一楞

「不，他是我的親生的爸爸！我們長的一模一樣。」

「噢，親生的爸爸！」疤拉頭掏出一個大餅子，分了一半給大鼻

涕。

一九四〇・七月十日。

竹

林

叮噠，叮噠——

嵇康聚精會神地一手掄着鐵槌，一手箝着鎔鐵，叮噠，叮噠，怪有節奏地打鐵；他的門生向秀幫着他拉風匣。嵇康的瘦削的臉腮上，浸潤着汗漬，向秀也一面拉風匣一面拭汗，但是嵇康已經完全沒入在打鐵的興奮和喜悅裏了。

夏日的薰風，包含着熱氣，吹拂到那汗漬的臉腮上，一棵孤另另的垂楊柳，在他們的頭頂上微微輕搖着新綠的柳葉，只有四周的小河溝的濁水，激成細細的波紋，令人感到一點涼意。

「熱呀——」

嵇康停頓了打鐵的右手，脫下來寬袍，毫不介意地搭在柳枝上，裸袒的胸脯，骨突着肋條，七尺八寸的身量，這樣坦露着上身，活像一匹瘦削的駱駝。

患着憂鬱症的嵇康，打了一陣鐵，好歹纔把積壓在心中的鉛塊舒散了。他近來不大寫文章，只管打鐵做戲，他打得很巧妙，有人請他打鐵，也不肯收錢。

「師父，您看……」向秀知道師父的脾氣，他從來在打鐵的時候，是聚精會神，目不邪視的，因為向秀看見了遙遠的前方，趕來了一輛漂亮的橋車，上面坐着的一定是當朝的大官。

嵇康一面打鐵，一面搭言了一聲：

「甚麼？」却沒立刻擡頭。

向秀又重複了一句，嵇康纔擡頭看了一眼，馬上又低下頭來，專心打鐵，却在喉嚨裏咕了幾句……

「還不是俗人！」照舊打鐵不輟。叮噠，叮噠在靜寂的初夏裏，奏成了一曲清澈的樂譜。

不久，轎車就拓拓地趕到小河溝的傍邊，從車裏下來一位公服的官長，向秀一眼便看出來是名震一世的鍾會。有點慌張似地：

「師父，鍾大將軍駕到。」

鍾會已經走到垂楊柳下了。

嵇康不穿衣服迎接還不算，照舊打鐵不已；火舌一般的鎔鑪，被

猛力的鐵槌，打得直冒火星，彷彿比先前打得更起勁了，頭也不擡，一聲不響。額角的青筋一鼓一鼓的，臉上沒有表情。

「叔夜，中散，久聞大名，我特意來請教。」

鍾會有一次，曾經著作過一本書，叫做《四本論》，上論才性的同異，完稿之後，很想求嵇康給批評，但是又怕嵇康的毒舌，趁着家裏無人，便從窗外，將那本自以為得意的作品扔了進去，慌慌章章的逃跑了。鍾會是這樣崇拜嵇康的文才的。這回，是伴同了好多賢士，一同來拜訪嵇康。

嵇康連哼一聲也沒哼，鍾會登時臉色蒼白，握了握佩劍，咬了咬嘴唇；同行的賢士們也都目瞪口呆，啞口無言了。鍾會又假意陪

笑：「叔夜，……」

嵇康依舊傍若無人，復又繼續了片刻啞劇。

鍾會看他也終無搭言之意，好不自討沒趣，就約同大家上車回府。這時，嵇康纔擡起頭來，臉上毫無表情，怪嘲諷地：

「聽見甚麼纔來的？看見甚麼纔去的？」

鍾會身上有些發顫，却耐住性子，搭訕了一句：

「聽見所聽見的纔來的，看見所看見的纔去的。」

鍾會轉身就氣橫橫地敗興上車走了。一路上跟同行的賢士們咕

咕：「這個窮措大，倚才傲世，有朝一日……」

二

儒林裏，忽然物議鼎沸了。你一言，我一語，對於阮籍，開始了人物批評。

因為阮籍居然當他的嫂嫂歸寧的時候，跟她見面，而且向她送別。這事在儒林裏，當然是一件見怪的大事。

物議便越發鼎沸了。儒林的結論，便斷定阮籍不孝。罪狀被捏造了不止一端。有的說他臨母之喪，跟朋友下圍棋如故，對棋的朋友本想打住，他却非下完不止；有的說他當葬母的時候，蒸了一匹肥豚，飲了二斗醪酒，……？

鍾會也很想乘機陷害他，就跟晉文王司馬昭，把儒林的清議，一五一十講給了司馬昭；司馬昭只是點頭微笑，並沒搭言。侍坐的何

曾是魏的遺老，他專門探聽鄉閭的清議，來判斷士林的善惡，看見了司馬昭終不爲動，便插嘴說：

「明公方要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這個敗俗的人，竟膽敢居喪大飲其酒，大啖其肉，以小賊的意思，還是把這個敗類，發配到海外去，也好整飭風教。……」

當魏晉之際，「清議」——鄉侶的輿論，是最了不起的，如果不幸，遭到清議，便一輩子也不能出頭露面；天大的本領，絕高的才華，也不免被這清議給葬送了的。鍾會看見何曾提出了這樣嚴重的議論，當然內心裏歡喜得很，眼睛望着司馬昭的臉神，卻仍沒有怒色。鍾會手裏捏了一把冷汗。

司馬昭只顧微笑，慢騰騰地

「阮瘋子已經衰弱的像一架鷄骨頭，不要理他能。」

因為司馬昭當魏朝備禮九節，封他爲公的時候，固讓不受，司空鄭冲曾經求阮籍代他向司馬昭寫過一篇很好的勸進文。那時候，阮籍正在朋友家裏宿醉未醒，醉眼朦朧裏，提筆就寫，不假思索，也不會點定，時人都譁嘆爲「神筆」。司馬昭很賞識他的才能，也知道他並無二心，經鍾會，何曾這一頓搶白，他反而覺得阮籍雖然放誕無羈，卻親愛益篤了。

當晚，就派人把阮籍請來，跟他談話。

阮籍雲頭散髮，進了府裏，掛禮也都不施，醉薰薰地跟司馬昭應

酬。

「嗣宗，方今天下昇平，你也該有點議論了？」司馬昭想探聽他的意見。

阮籍喝了一大杯酒，登時就脫下了袍子，蟲子爬在他的臉上，就捫來投進嘴裏咯吱咯吱咬死了。

「文王，天地和我是一同生的，萬物和我是一個……」阮籍照例發揮他的玄妙之言。

「你看何曾這個道老當得住不？」司馬昭笑咧咧地又探聽他的人物觀。

「至道之世，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聞……」阮籍最近寫

了一篇老莊論，他背誦了自己的作品的名句，隨後撓着他那散髮，因為蝨子把他咬得怪痒。阮籍不肯對時事發議論，也不肯對人物說臧否。

司馬昭哈哈大笑，阮籍又咕嘟啣喝了一大口酒，也有半仙之體了。

「文王，我平生曾經遊覽過東平，我很喜歡當地的風土，我很願意派我當東平太守。」

司馬昭聽說他有意仕途，歡天喜地，馬上就決定派他為東平太守，因此就更信任阮籍了。

翌日，阮籍便騎上了一匹毛驢，穿上了公服，卻仍然不戴冠，照

例是雲頭散髮，直奔東平郡而去。

一路上想：——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切都是無！」

阮籍到了東平郡，大小官員都堵列相迎，他一概都不理會，只是獨自關在公館裏，左一杯，右一杯，大飲其酒，隨後就呼呼睡了一夜。東平郡的屬員們，雖然聽說過阮籍的嗜酒荒放，卻沒曾以爲是這等模樣，大家弄得啞然無言，口口稱道：「倒得的上司！」

然而，阮太守在翌日晌午至上任視事了。大家當然要聽一聽他的抱負，要看一看他的手腕；都等待他發言。阮太守還是一面撓着散髮一面發着命令：

「先把府舍的所有的牆，都給我拆毀了，讓內外可以相望。然後，你們都放假半個月！」

因為是太守的命令，也沒人敢反抗，就拉來小工動手拆牆。有一個屬員，知道阮太守是信奉老莊的，就在背地裏奚落他說：「拆牆也是有爲呀，『無爲』云乎哉！」

阮太守便又悄悄地騎上他那匹驢回到了洛陽。一路上想：「一切都是無！」又囓嚙：「一直長嘯到家。」

三

嵇康不大打鐵了。有時彈彈七弦琴，有時寫寫駢體文。他覺得音樂是他唯一的精神的寄託，自己凝神在自己的琴音裏，儼然陷入了

超絕的神仙境。他已經忘懷了澆漓的末季，忘懷了腐敗的世態，忘懷了爭亂的苦痛，忘懷了自己的煩惱。

鈴——地一聲，他停住了牙撥，轉身就伏在案上，若有所得似地，把賦琴的感興，都傾泄在紙上了。他正在執筆著一篇釋私論，筆下彷彿有千言萬語，他只管恨着他的筆比他的思想還要緩慢。開門見山：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遠乎道者也。何以言之？

他把莊老的思想，都表現成了一篇很漂亮的駢體文。約有半日，一氣呵成，又復誦了一遍，給他的門生向秀聽。然而，臉上卻一毫

歡喜的神色也不表現；心房卻蹦蹦地禁不住直跳。

他並不會以為向秀能理解他，他厭煩世風的虛偽和詭詐，他不肯與世同流合污，他神往着古代的治世又仰慕着神仙的幻境。

山濤聞嵇康的盛名，特意來拜訪他。山濤比嵇年長二十二歲，卻非常崇拜着比他年幼的嵇康的才學和人品。嵇康知道山濤不是凡品，也好意和他攀談，談話的焦點，不知不覺就集中到老莊上面了。

「巨源，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這個人也非常愛老莊，不拘禮法，對人有青白眼之分；不中他意的俗人，就把青眼珠一翻楞，光剩下了白眼珠，就是酒喝的太厲害！」嵇康談得越發情投意合，就

想把他的好朋友阮籍也介紹給山濤。

「叔夜說的是不是阮嗣宗？這個人我可久聞盛名，只是沒有機會相會。」山濤樂得直拍手。

當夜，嵇康就和阮籍一同聚在山濤的家裏，三個人越談越興奮，山濤的太太韓氏看了他們三人的結交不比尋常，就暗地裏託山濤留他們二人過夜。山濤就留二人歡談，上下古今，且飲且談；山濤的太太韓氏，就在牆上打了一個洞偷着。一直看到天亮，竟不知道眼睛的疲乏。

翌晨，嵇康和阮籍回去之後，山濤問韓氏：

「這兩個人是我的忘言的契友！你看怎麼樣？」

韓氏微笑：

「你的才學不及他們二位。所以，你和他們二位相交，便只有以識度取勝纔成。」

山濤也會意：

「他們也都說我的識度勝似他們！」隨後就呵呵地笑了。

山濤爲人簡素恢達，度量弘遠，雖然精神生活也寄託在老莊上面，卻和時世同流合污，是七賢之中的一個忠厚的長者。比阮籍年長五歲，比王戎年長二十九歲。山濤在沒當官的時候，就胸懷壯志，曾經跟韓氏開玩笑說：「只要你耐得苦，我一定會作三公的。不知道你配不配當三公的一品夫人？」

阮籍自從東平郡卸任回來，聽說步兵廚中，貯藏着三百石美酒，就又託司馬昭派他爲步兵校尉；跟他一同在廚中鎮日溺酒的，是有名的酒徒劉伶。

劉伶身長六尺，像貌非常醜陋，忽忽悠悠，一喝起酒來，就口頭禪似的說：

「宇宙太狹窄了。」

他喝酒的時候，也是脫得赤條條的，有人笑話他，他就說他以天地爲棟宇，以屋宇爲幃衣，並且還要奚落對方一句：

「你爲甚麼鑽進了我的褲子裏？」

他著作了一篇很有名的酒徒頌，跟阮籍高聲朗誦：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八荒爲扁腸。……」

阮籍沒等他朗誦完畢，就鑿賞了一句：

「傑作……一切都是無。」

劉伶又接續着：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噓，宇宙太狹窄了。」

二人這回把酒杯推開，就伏在酒罍上，無所顧忌地對飲起來了。

四

山濤約這些老莊的崇拜者，到他的故鄉應縣去喝酒。不知不覺，同志的人們已經有了七人，時人稱他們爲「竹林七賢」。

竹林挺直地聳立在涼清的碧空裏，冬夏長青，竹葉微搖，他們以竹爲無的像徵。在林間酣飲清談，對棋撫琴，忘掉了濁世，幻成了夢境：在大陶醉裏，銷磨着充溢的精力，在大幻覺裏，毀滅着潑瀾的青春。

照例，嵇康倚在巖側，靠絳地彈他那得意的「廣陵散」，劉伶捧着大杯，有今日沒明日似地酣飲，沈麟和山濤對棊，向秀和阮咸無事無西地談論上下古今。

山濤輸了兩日棊，倒底是老大，聲色不動，將棊收了。四圍一看，回頭跟阮咸說：

「王戎怎麼還沒來呢？」

阮籍也沒理會，還沾着方纔那盤棊。

「方纔這盤棊，你那個子，再長一下，就好了。」

山濤仍然堆着笑：

「棊轆子在，不管它罷。」倒底有度量。「王戎來了，大家好暢飲

歡談哪，怎麼遲遲不見？」

阮籍也不講棊了，肚子有些餓，便也想起來少了一個人：

「那個吝嗇鬼嗎？還不是在甚麼地方算帳呢。」

王戎是一個年歲最小的名士，七歲的時候，跟一群兒童頑耍，看見道傍有一棵李樹，結着很多紫皮的李子，同伴的兒童，都爬上樹去摘李子，唯有他，却像個大人似地，盤着路膊，張望着他們爬

樹。樹在道傍，而且李子甚多，一定是苦李，——他這樣忖度着，果然被他猜中，竟真個是苦李。他是聰明過人的一個青年，雖然也好老莊，却很好發財，從來不出大門，因為怕多化錢。大家都罵他爲「吝嗇鬼」，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膏肓之疾。

「這個酒徒！」阮籍却也湊在劉伶的身傍，自己也暢飲了一大杯。不一會，王戎也渡過了小橋，走上前面來了。阮籍跟他開玩笑：

「俗物又來敗人意了。」

王戎挑了一塊巖石坐下，一面搭訕：

「你們的意，也是可敗的嗎？」

大家都呵呵笑了。

於是開始了清談，只有稽康默默不語，若有心事。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曠達不亞乃叔，跟劉伶說：

「伯倫大叔，我聽說大樽把大叔的酒也扔了，杯也摔了。」

「這個賤種，他不知道酒是我的生命！簡直要命！不過，她倒底上了我的當，我有一天發誓禁酒，叫她陳設了香案，擺布了酒肉，對鬼神祝告，哼，你瞧我怎麼樣？」劉伶又喝了一大杯。

「你當然是非禁不可的了。」王戎又搭訕。

「我嗎，索性就跪下祝告了。」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斗，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祝告完了，我把酒也喝乾了，肉也啖盡了。」劉伶指手畫腳。

大家又呵呵笑了。

「宇宙太狹窄了。……」劉伶因為打來了就不住嘴地喝，顯然有些醉意了。

阮籍忽然在這大熱鬧裏，感到了疲倦，脫下了木屐，光着腳，走下小河裏洗腳；清冷的河水，冰着他的腳，好不涼爽，噙噙地長嘯，非常放逸入耳。阮咸也跟着學，嘶嘶地嘯不成韻，除了嵇康之外，大家也都跟着學，也都嘶嘶地嘯不成韻，接着大家便一同哄笑了。

「叔夜，又憂鬱了。」山濤看見嵇康半晌不語，跟他湊話。「你也喝一杯！」

嵇康喝了一口，怪遲鈍地：

「我最近想着『養生』之道，神仙是有的，只是俗人不肯養生，所以不能羽化爲仙。」

王戎插嘴：

「只有發財，纔能够真正『無』！」

向秀跟他鬥嘴：

「『無』乎！」

竹林的名士，已經這樣相聚了七八年；但是，最近，顯然有些自我分裂了。有的想要成仙，有的想要昇官；有的想要發財，有的想要鬼混，所以最近也不大玄談老莊了，有的時候，竟會從頭至尾，

七人都默默不語。爲了衝破這種寂寞，他們便開始了清談。不談時事，不論人物，不講老莊，不談正經。於是，便開始了東拉西扯，雖然自我分裂，可是各人的思想和行動，却益見成形了。

五

嵇康，這個硬骨漢，陷入了極大的混亂裏。最近脫稿了「養生論」，却依然解酒不了內心的苦悶。

他忽然覺得竹林的名士，也都是虛僞和詭詐，都掩沒了人類的本性。他完全陷入了極大的孤獨裏，也不想當官，也不想發財，最近是連文思似乎也枯竭了。鎮日悶在家裏，也不彈琴，也不打鐵，彷彿一個癡人似地終日不語。

一天，忽然接到吏部郎山濤給他來了一封信，勸他當散騎常侍。

他看完了信，不知是怎麼一股暴躁，把那封信撕得一片一片，登時就給山濤寫了一封絕交的信。說是自己不堪流俗，並且非薄湯武。這封信，後來傳到鍾會的耳朵裏，就又乘機替他在司馬昭面前進了一句讒言。

嵇康最近聽說服五石散，能够羽化成仙，便也配合了乾薑，桂枝，赤石脂，白石脂，紫石脂，鐘乳石，硫黃來服用。起初也就說服五石散，如果偶一不慎，便有性命之憂，但是爲了成仙，便顧不得許多了。五石散，又稱爲「寒食散」，因爲服完了五石散，渾身燥熱，必須脫得赤條條，吃寒食，雖在隆冬也要吃涼冰，不過，只

有酒却必得喝熱的。服五石散固不爲難，而解五石散，却不容易；嵇康染上了這樣嗜好，當然也是因爲精神的苦悶所致。

嵇康服完了五石散，登時覺得神明開朗，真彷彿走入了太虛幻境，登時就走出門外，信步向四處「散發」。看見市街的景況和往日截然不同了：他感到光線不再那麼昏暗，異常明朗，感到色彩不再那麼腐舊，極其新鮮，只管向前走，一些也不感到疲乏。

他不再憂鬱，不再心悶，他只有歡欣，只有喜悅，只管走，只管向前走，並沒有目的。

忽然覺得渾身發燒，便脫下來袍子，搭在肩上猛走，但是肚裏飢餓，又必須寒食，可是已經走到了城外，如果再走，就要有性命之

憂了。

但是，這副高大的身軀，彷彿松下清風，只管走，只管向前走，並沒有目的。

忽然迎面走來了一個老道，穿着草編的道袍，拿着一張一絃琴，不慌不忙地走向前來。

嵇康也有點心慌意亂了，恐怕解藥失度，葬送性命。管他是誰，就上前搭言：

「方丈，這是甚麼所在？」

老道看他光着上身，臉上發紅，知道他是散發，迷失了路途。

「到了汝郡的界限。」老道說。「走，隨我來！」

嵇康就隨着老道走去。前面是一座嵯峨的高山，叢林鬱茂。走了一會，就走到了山根。老道把嵇康領進了一個黑洞洞的土窟裏。

嵇康已經意識昏迷，不知道是甚麼所在了。老道就用冷水扎扎地向嵇康的身上澆，一直澆了兩石多水，這纔清醒過來，老道又拿出來許多冷食，嵇康便狼吞虎嚥地吃下肚裏了。

「老方丈尊姓大名？」嵇康渾身復又發冷，却清醒了。

「我姓孫名登，在這土窟裏修行了二十多年。」老方丈聲音有如童聲，道貌岸然。

「我姓嵇名康。」嵇康也沒等孫登發問就開始了自我介紹。

接着孫登就講起了神仙之道，令嵇康佩服不已。

「我願意拜老方丈爲師。」嵇康立時就磕頭。

孫登也沒推辭，捻了捻銀白的鬚說：

「只是山中沒甚麼好的享受，比俗世要苦一些。」

「享受嗎？我已經都够了。我很想追隨着師父，過一過禁慾的生活。」嵇康看孫登沒會推辭，心中好不歡喜。

六

阮籍酒也喝膩了，閉門韜晦，鎮日沒頭沒尾地讀莊子。或者蒙頭大睡，數日不醒，也不企求神仙，也不奔走利祿，只是昏昏沈沈地醉生夢死。

苦悶的昇華，便化爲凝鍊的詩篇，他的詠懷詩，頗有古風，人人

絕口稱讚。

一天，王戎打發使者給阮籍送來了一包李子。阮籍拿起來一隻，吃了一口，非常美味，並沒有核，又拿起來一隻吃了也非常美味，仍然沒有核。心裏好不納悶，仔細一看，個個都把核鑽了去。

阮籍苦笑，心裏罵道，這個「膏肓之疾」，本性依然未改。原來他是怕別人盜去了李子核，也種出來同種美味的李子。

七賢，幾乎都飛黃騰達了。唯有他和嵇康潦倒。但是他的性質還隨和，從來不跟他人鬧意見，所以，顯然也早已把他忘在腦後，司馬昭是要討他的女兒給自己的兒子做媳婦。

阮籍一聽見司馬昭要和他做親，便又喝起酒來了。這回一醉就是

兩個月，司馬昭也奈何不了他。

大醉了兩個月之後，忽然覺得自己的身體衰弱了。腰也酸，眼也多花，終於咯血了。臉瘦得彷彿一塊木頭，但是內心裏彷彿輕鬆了許多。

「喂！」

一個侍者馬上應聲跑向前來聽命。

「給我套上馬車！」阮籍吩咐。

「是。」

侍者知道他們老爺的脾氣，又該坐上馬車無東無西地奔馳了。

不久，馬車已經套好，阮籍走到外面，見着陽光，怪刺眼睛。他

彷彿精神百倍，坐上了馬車。

御者向來知道他們老爺的脾氣，也沒問目的地，就信意順着車轍，胡亂地跑開。

馬車轆轤地向前奔馳，一陣秋風，颼颼地撲在他的身上，好不暢快。不覺落葉已經舖滿了道路。

馬車只管無目的地向前奔馳。

忽然，車忽然停住，因為前面是一座高山，不能再向前奔馳了。

「跑呀，向前跑呀！」阮籍雖然明知車已經不能再向前行，卻依然催促不已。

御者也沒應聲。

阮籍哇哇慟哭起來了。哭聲悽慘，終於哭啞了嗓子。

太陽已經滾在山後，阮籍依然啜泣不已。一面抽打一面指着前面的高山：

「這——座山，叫甚麼名字？」

「蘇門山，老爺！」御者回答。

「你——把車趕——回去罷。」

「是，老爺。不過，太太要放心不下！」

「胡說！」

御者再也沒加勸阻，自己趕着空車回去了。

阮籍在夕陽裏，獨自登着山路。蘇門山上，有一個隱者，他久有

所聞，就去尋那位隱者。走到了山腰纔在半暗的叢林裏，發現了一個洞穴，看見穴前有人腳的踪跡，纔敢走進去。

走了十步遠，看見了燭光輕搖，在那燭光輕搖處，看見一位白髯的老人，在那裏打坐；若睡若醒，穴中只有一副杵臼和些許粗糧而已。

白髯的老人，彷彿不知有人進來，不曾把眼皮抬一抬。

阮籍又上來了他的魔症，大談特講，所說也無非是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

但是，白髯的老人，卻依然不睬他。

於是，阮籍就噙噙地長嘯起來。

片刻，白鬍的老人破顏微笑：

「你再嘯一次。」

阮籍又照樣嘯了一次。阮籍嘯完了一次之後，就怪掃興地走出了洞穴，尋索着歸路，三步併兩步跑了下來。將到山根，就聽見山腰嚶嚶地長嘯起來，韻響寥亮，彷彿鳳鳴。阮籍停了脚步，傾聽着山腰的白鬍的老人的長嘯，一直聽到嘯完，還捨不得離去。

不覺天已經完全黑了。阮籍已經分辨不出來歸路，就在山根的林下，將枯草和落葉敷蓋在身上，仰望着秋夜的繁星，將那白鬍的老人的長嘯，構思了一篇傑作，一宿也沒閉上眼睛，他覺得自己的肉體，彷彿虛飄飄地離開了塵世。

翌日回到家裏，便馬上將昨夜的腹稿，寫在紙上了。

「……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

洋洋數千言，一揮而就，最後他很滿意地在前面標了一個題目：大人先生傳。

他的兒子阮渾偷偷在背後看完了這篇著作，便要求阮籍，想參加竹林去學曠達。阮籍拍了拍阮渾的肩膀，微笑着說：

「阮咸已經加入了，你拉倒罷。」

七

嵇康已經在山上，跟孫登棲逸了三年。他有些惦念他的未滿十歲

的兒子，心想跟師父辭行。

孫登依然琅琅弄着一絃琴，毫無節奏。

可是，雖然相處了三年之久，孫登卻未發一言，稽康雖然也曾打聽過學道，孫登卻從來沒曾回答過他。因此，稽康便不時地唉聲嘆氣。

稽康照例挑來了一桶水，豫備飲用。放下了水桶：

「師父，我想回去了。」

孫登停止了彈琴的手，微笑着：

「還是過不慣罷。」

「不過，跟師父學道已經三年，難道竟一句話也沒有嗎？」稽康

有些不滿意。

孫登又琅地撥了一下琴弦，餘韻經久未絕。卻捻着銀白的鬚髭說。

「你知道火嗎？火是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是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因此，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你卻是——才多識寡，很難免遭難的！你還是不要多求罷。」

稽康心裏不以爲然，就揖別了孫登，辭卻了逸居三年之逸的汲縣北山，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家人都非常歡喜，另外也沒有甚麼特異的改變；只是

兒子已經很顯然地長大了。他擔心着他的兒子的將來，回到家裏，還沒歇上兩三天，就替他的兒子設想，寫了一篇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

開首就是這樣振奮的文詞，決不像自己的委頓。思慮得非常周密，譬如：宴會的時候，有人爭論，最好設法逃席而去；別人知道的事情，不要硬說你也知道；有人竊語私議的時候，便立刻躲開；有人賄賂厚重，不可接收；喝酒不當大醉，醉熏熏就可以的了。諸如此類，訓戒得無微不至，和稽康的爲人，簡直判若兩人。稽康寫完了家誡，很心滿意足。這時，他的好友呂安來拜訪他，呂安面如土色，氣喘吁吁地：

「叔夜，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叔夜，你說！」

稽康也摸不着頭腦：

「甚麼事情，這樣大驚小怪的？你平不氣。」

呂安氣得半日說不出話來，好歹纒心平氣和，把他的嫡兄呂遜私通自己的妻的經過，半吞半吐地講說了一遍。

稽康微笑着：

「家醜不可外揚！」

呂安氣憤地：

「我非告他不解，老婆也休了她！」

稽康還是一勁勸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後來又把利害關係說了一遍，好在呂安和稽康是至交，呂安往常每一想念稽康，不管有一千里的遠路，也要尋來把晤談心的，所以，這回，也聽從了稽康的勸告就辭去了。

一波將平一波又起，呂遜密告了呂安的不孝，被捕入獄；稽康聽到了呂安被誣告受冤罪的消息，就馬上跑到公廷，替呂安辯護，卻沒得到正義，也同時被株連下獄。這都是當年銜恨稽康的鍾會所進的讒言。

稽康在獄裏，幽憤不已，忽然想起了孫登的勸告：

——才多識寡，很難免遭難的！

你還是不要多求罷。」

在獄中作了一首很長的幽憤詩，來表現他的本意。他很後悔：多餘管這些閑事。詩中還望着「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的生活。

然而，鍾會開始「庭論」捏造了嵇康的罪狀很多，並且引經據典，證明了非誅他不可。這一個一生沒敢大聲說話，生氣紅臉的才子，就這樣被決定了他的悲劇的收場。

大學生三千人請願，請嵇康當他們的老師，也沒得到允許。終於臨刑的日子來臨了。

東市人山人海，等着看嵇康臨刑。

從囚車裏拉出來嵇康，神氣不變只是向他的哥哥說了一聲：

「七絃琴拿來了沒有？」

「拿來了。」他的哥哥有些顫慄地將七絃琴遞給了嵇康。

嵇康照例調好了琴絃，琅琅地彈起。人群裏的吵嚷的聲音，

便立刻被壓制下去，只聽得琅琅琅琅琅琅……彷彿千

古的哀歌。

有人小聲嘆道：「廣陵散從此絕了！」

琤琤琅琅……琴聲戛然而止。

九年五月中旬。

哈
哈
鏡

—
鞠
丑
戲
—

主題歌

外文作

寫作——康德五年十二月七日

發表——滿洲映畫六年一月號

人 物

吳 金 城

魏 銀 城

王 富

趙 貴

牡丹——王富之妻

荷花——王富之妹

副次的人物

絲房的夥計

半窮不富的孩子 數名

酒館的堂倌

舞場的舞客 多名

投 考 者 多名 大飯店的堂倌 數名

公寓的茶房 火車的乘客 數名

算卦的瞎子 音樂隊員 數名

滑雪的遊人 多名

金銀糖菓大公司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金字匾。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門傍的招牌上面寫着：「新張紀念贈彩大賤賣」幾個大字，傍邊寫着幾個更大的大字：「頭彩千圓，彩彩不空。」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櫃房

吳金城摘下了帽頭給魏銀城深深打了一躬：「恭喜魏銀大，發財發財。」

魏銀城也摘下了帽頭給吳金城深深打了一躬：「恭喜吳金大，發財發財。」

接着是倆人的你「哈哈」，我一「呵呵」。

吳金城一面撥弄着算盤珠，一面皺着眉頭慢慢尾地說：「魏銀大，連舖墊帶雜項，一共化了四百九十三圓三角八分；本大公司從今天起就可以一天淨剩五十圓，有十天就可以撈回來本錢——」

魏銀城擠眉弄眼說：「吳金大是陶朱再世，高見高見。」不過也撥弄了撥弄算盤珠，那手指還沒離開算盤珠，說：「也許是吳金大一

時疏忽了，小弟方纔核算了核算，倒是連舖墊帶雜項共核四百九十五圓五角八分——這個，也僅僅差個兩圓多錢，是小弟那天墊的貨架子的訂定錢。」

吳金城：「那天是那天呢？」

魏銀城：「就是那天到木匠舖打貨架子那天。」

吳金城：「噢，原來是那天，我倒忘了。」

牆上：一張是吳金城的「業濟商科學」的文憑；一張是魏銀城的「善濟商科學」的文憑。

一個絲房的夥計拿進來兩架喜幛——一架是「本固枝榮」金銀糖菓大公司寶號新張誌喜 吳金城——這架掛在了魏銀城的背後。另一

架是「根深葉茂 金銀糖菓大公司寶號新張誌喜 魏銀城」——這架掛在了吳金城的背後。

吳金城和魏銀城相顧而笑：「哈哈」「呵呵」

吳金城：「長袍短掛，別是一番滋味。是不是？魏銀大魏經理？」

魏銀城：「是的，吳金大吳經理！比洋服要舒坦多了。尤其是，這千層底，真是舒坦極了，既合乎代用品時代的大經濟原則，又够經理的身分。」

一個小孩進來買糖菓：「喂，來一角錢芝麻糖。」把一角錢遞給了吳金城，抓耳撓腮：

「我是經理。」魏銀城趕緊搶話道：「我也是經理。」小孩楞了

楞，拿錢轉身就走。魏銀城怪不高興似地瞅了瞅吳金城，這纔把走到門口的小孩喚住：「喂，我們這裏沒有下級人喫的芝麻糖，我們這裏有『金銀牌苦盡甜來糖』，是吳金城和魏銀城大博士監製的清痰益肺，補腎保胃的採擇東西兩洋的糖精製造的世界無二環球第一的糖。」——糖字挑的特別高而慢。小孩瞅了瞅魏銀城的直喘氣的嘴，向他擠了擠眼撇了撇嘴，推門跑了出去。

吳金城：「聽差，聽差！博役，博役！」

魏銀城：「博役還沒雇呢，吳金大有甚麼貴幹！」

吳金城：「對不起，魏銀大魏經理，勞駕您給我買盒煙去；有道是和氣生財。」

魏銀城：「和氣生財，是的；我也是經理呀。」

吳金城：「我也是經理呀，經理還能自己蹀蹀去買煙嗎？」金銀糖菓大公司」的名譽要緊啊。」

魏銀城：「我看起來碼得再雇一個職員，一個僱員。」

一個小酒館（燈下）

王富拉着胡琴，趙貴唱：「平日——飲酒，酒——不醉，心中有——事，酒能醉——人。」

王富停住了拉胡琴的手：「老趙，你的事情找的我個眉目沒有。」

趙貴：「唔唔唔，我——醉了。」聲調是京戲的道白。「履歷書是一天一張，將弄個八搭了，就說是態度不好，你看我這態度——」

隨後就把他的歪臉給王富扭了扭。我這態度那兒不好呢？鼻子也長在臉的上面。

王富看了看趙貴的奇形怪狀的歪臉，不禁把酒噴了出來。拍了拍趙貴的肩膀。「你長的漂亮，你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趙貴真有些醉了，嘴裏咕嚕嚕：「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眼睛有些朦朧模糊了。「老王，你的彩票這個月得沒得？」

王富被他提醒了似地：「你不提我倒忘了。」轉了轉眼珠：「今天是十五號。昨天已經開彩了。」王富喊堂倌拿報來，堂倌把報拿進來。王富從兜裏掏出來彩票，照報上的號碼對：左對右對，左也沒

對上，右也沒對上。

趙貴把報拿了過去，倒拿看，一面叨唸着一面嘆噫：「老王，你得了彩票，請我——坐飛機到喜馬拉亞山上去。」

王富還沒對完，又搶了過去想再對，卻把報紙搶破了，在那破痕的地方，王富看到了金銀糖菓大公司的招募職員廣告。

王富吶呼趙貴：「你別鬧了，你看這裏用入明天就考，我們明天去試試看。」

趙貴似乎清醒了一些。

趙貴拿過去報紙，讀那上面的廣告，聲音依然是醉人的聲音：

「本公司自創業以來，已達一句，所製苦盡甜來糖，謬蒙全世

界人類推許，每日所接感謝狀，不下十萬枚。此次本公司爲向月球擴充販路起見，擬廣向天下之有爲青年，招募耐苦耐勞之職員，月薪從優，二百圓以下退職後復訂有養老年金之規程，詳情請逕詢本公司可也。考期 月 日午前十時。資格不限，男女均可。

小酒館的外面

下着雪。

王富和趙貴坐在馬車上。

王富：「二百圓！」

趙貴：「養老年金！」

馬車在雪的馬路上走去。

王富的家（夜）

牡丹對着哈哈鏡擦粉。哈哈鏡裏的臉歪扭着。

荷花在桌前讀着「紅樓夢」，一面讀一面泣，桌上堆擦濕了的手帕，一條接着一條。

牡丹擦完了粉，看荷花在哭，笑啼啼說道：

「荷花呀！」

荷花還是一勁擦眼淚，手當然不釋「紅樓夢」的卷。

牡丹：「你瞧你，又在替古人擔憂了！這回林黛玉又怎麼的了？」

隨後「哈哈」地笑了起來。笑完了之後，又跑到哈哈鏡的前面去擦粉。桌上擺着至少有十個粉盒，一盒一盒接着擦，擦完了，在洗臉

盆裏洗掉，再重新擦起。

馬蹄和車輪聲在外面響，似乎站在了王富的家的門口。

王富的唱唱咧咧的聲音。

敲門的聲音。

趙貴喊「大嫂開門來」的聲音。

牡丹帶着還沒把粉擦均勻的臉，手裏拿着粉盒，嘴裏嘟囔着：

「又是那死鬼老趙！」

隨着門的開關，王富跌倒在屋地上。

牡丹一面吶呼着：「荷花，你來搭一把手！」一面伸手去擦王富的腦袋；一不小心，粉盒掉在王富的腦袋上。牡丹趕忙去從屋地上

拾起粉盒，把撒在地上和王富頭上的粉，怪珍惜似地往粉盒裏裝，彷彿忘掉了她的丈夫的醉倒。

荷花還是在那裏擦眼淚。

馬 · 路 (清晨)

趙貴一面走一面看錶。

趙貴走。越走越忙。手裏拿着招徠職員廣告。

王富的家 (晨)

王富，牡丹睡在炕上，奇形怪狀，

荷花睡在牀上，手裏拿着「紅樓夢」脚在棉被的外面。

門被敲響。

門外的趙貴的聲音：「開門，快點開門！」

荷花揉眼睛。

荷花揭開了被。

又是門外的趙貴的聲音：「開門，快點開門！」

門開開了。

荷花：「我當是誰，原來是趙大哥！我哥哥和嫂子還沒起哪。」

趙貴有些口吃起來：「快快，快把他們吆呼起來！有事，有事。」

圍着爐子，王富在穿衣服。牡丹還穿着睡衣，縮掖着。怨聲怨氣

地問：

「趙先生，一大清早，就領他上那裏去？」

「有個地方招募職員，我們想一塊去投考。」

牡丹：「要女的不要？」

趙貴：「要，妥！你看這上面寫着男女均可。」順手從兜裏掏出來那頁廣告交給了牡丹。

荷花也探過頭來：「嫂子，我們也去考考罷。」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門口

投考者列成一條長蛇陣。

王富和趙貴往長蛇陣裏擠。牡丹和荷花跟在王富和趙貴的後面。

長蛇陣的一隻手掌把王富和趙貴推了出去。

王富和趙貴又往後退了七八步，又照樣往裏擠，牡丹和荷花照樣

跟在趙貴的後面。

長蛇陣的一條腿把王富和趙貴踢了出去。

最後，王富，趙貴，牡丹，荷花四個人終於在長蛇陣的尾巴站住了。

長蛇陣一點一點往前移動。

「金銀糖菓大公司」門前的電線桿子的影子一點一點由長而短。

長蛇陣一點一點又往前移動。

王富站在了門口。

電線桿子的影子更由長而短，終於影子縮短到幾乎不見了。

魏銀城出來站在門口：「現在晌午了，休息一點鐘再考。」隨後一

人分了一盒「苦盡甜來糖」。

門庭立刻若市：賣燒餅的，賣煙捲的，賣這個的，賣那個的，都包圍了長蛇陣。

王富和趙貴買了幾個燒餅喫着。

趙貴讓牡丹和荷花吃燒餅，一個是左讓右讓，一個是左推右推，終於牡丹和荷花也沒喫。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櫃房（也就是考場）

考場的錶指在一點鐘上。

吳金城和魏銀城各坐在各的辦公桌傍。吳金城的辦公桌上有一個標識，上面用白粉寫着：「金銀糖菓大公司招募和而忍職員委員

長」。

魏銀城的辦公桌上也有一個標識，上面用白粉寫着：「金銀糖菓大公司招募和而忍職員副委員長」。

王富，趙貴，牡丹，荷花四個人站在吳委員長和魏副委員長的前面。

吳委員長先問。對着王富：「你叫甚麼名字？」

「王富。」

「多大歲數了？」

「二十三。」

「嗯。」

「你知道地球離月球有多遠？」

王富嗽了嗽吳委員長，又嗽了嗽趙貴。

魏副委員長問四個人：「你們四個人誰知道？」

趙貴答道：「我知道。」

吳委員長：「你說。」

趙貴：「十萬八千里。」

吳委員長和魏副委員長相顧瞠目結舌。

魏副委員長悄悄地湊到吳委員長的耳傍，小聲小息地說：「這個傢伙不凡！」吳委員長也把嘴湊到魏副委員長的耳傍，魏副委員長一勁點頭。

魏副委員長又問趙貴：「你平常愛讀甚麼書？」

趙貴毫沒遲疑：「西遊記。」

魏副委員長又把嘴湊到吳委員長的耳傍，小聲小息地：「西遊記是甚麼書呢？」吳委員長又把嘴湊到魏副委員長的耳傍，小聲小息地：「西遊記大概是西洋留學生寫的。能讀西洋留學生的作品，不凡，不凡！」魏副委員長又一勁點頭稱是。

吳委員長問牡丹：「你結婚沒有？」

牡丹歎王富，王富歎牡丹。

牡丹遲疑了一會，低頭含羞似地答道：「還沒有。」

吳委員長又問荷花：「你呢？」

荷花低頭答道：「沒有。」

吳委員長接着問荷花：「你愛喫甚麼糖？」

荷花越發擡不起頭來：「口香糖。」

吳委員長又楞住了，半晌不語。

魏副委員長也楞住了，半晌不語。

牡丹說：「一種粘牙的糖。」

吳委員長和魏副委員長異口同聲，恍然大悟地：「噢，低級的糖果！原來是灶糖！」

王富的家（夜）

一盤灶糖。

灶糖粘上了灶王爺和灶王奶的嘴。高粱桿扎的人，狗，馬，被焚掉了。

荷花從外面牽着一封信跑了進來，歡天喜地喊叫着：「嫂子，嫂子！糖菓公司來信了，叫我們下禮拜一就上班。」

牡丹問：「你哥哥呢？」

荷花答：「沒有他的信。」

王富在那裏禱告：「灶王爺，灶王奶，上天要言好事，保佑我考中糖菓公司。千萬保佑，我的灶王爺，灶王奶，你老是我們一家之主，我的前途都掌握在你老的手裏了。」

趙貴的家（在一個公署裏）

趙貴把一部「西遊記」擺在桌子上，焚香燃燭三拜九叩。

趙貴口裏念念不止：「天靈靈，地靈靈。敬告在天之靈孫行者悟

空大師保佑徒孫考中糖菓公司。」

外面，卜者的鑼鐺響聲。

趙貴側耳聽了聽。

趙貴喊茶房。

茶房進來：「趙老爺，甚麼事？」

趙貴：「你把瞎子找進來。」

瞎子和趙貴對面坐着。

瞎子彈絃子。玲玲玲玲聲。

瞎子彈完了一節：「你老是細批八字，還是搖一卦呢？」

趙貴：「搖一卦。」

趙貴搖卦，嘩啦嘩啦。

瞎子伸手摸大錢，摸了半响。

瞎子：「你老是問事，還是問財？」

趙貴：「問財。」

瞎子：「噢，這卦上可有財；不過可得彙星。」瞎子用手指掐算了掐算。「就是今夜晚酉時，要把窗戶門關得緊緊的；誰也別讓進

來，躲過去了財星旺盛，我算卦向來不奉承。」

酉時。

趙貴把褥單之類都掛在窗上。門用椅子堵的嚴嚴實實。燈閃了。

趙貴的家門外

茶房敲門。

茶房問：「趙老爺睡了嗎？」

門裏的趙貴的聲音：「沒睡，今天晚上彙星誰也不許進來。」

茶房的聲音：「趙老爺有一封信？」

門裏的趙貴的聲音：「信？那裏來的？」

茶房的聲音：「本城的。」

門裏的趙貴的聲音，多少有些急燥：「本城那裏來的？」

茶房的聲音：「金銀糖」上頓了頓：「糖甚麼大公司，」趙老爺，糖下面那個字我不認識。

趙貴家的屋裏

趙貴把燈擦亮了。

燈亮處，照見了幾部「西遊記」。

「金城糖菓公司」的櫃房

吳金城噴着煙捲，他的桌子的前面，是牡丹的桌子。

魏銀城噴着煙捲，他的桌子的前面，是荷花的桌子。

趙貴獨自坐在靠門的地方。

吳金城把一枝剛抽了兩口，有二寸長的煙捲扔進了煙灰盤。

吳金城拍手。

吳金城說：「本經理有幾句話要跟諸位說，請諸位到我的前面來。」

「諸位」都像軍隊似地挺直地站在吳金城的前面。魏銀城也站在那軍隊裏。

「諸位淑女和紳士！」吳金城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那神氣彷彿要對百萬聽衆演說。「本大公司創辦已經有二十九天了；本來是打算向月球方面擴充販路的，但是，」吳金城拿來新式帳簿，用手指着那帳簿的一頁：「但是，在這二十九天之內，在地球方面賣掉的，纔僅僅二十九打。」

魏銀城把吳金城的話頭攔住：「那二十九打之中要把招募職員那
天分發給投考者的二十八打也算在裏面。」

吳金城還是接續着往下講演似地說：「諸位淑女紳士！本經理
是抱着犧牲血本的目的，想要把理想放得高一些，遠一些，『有些
興奮了，聲音突然大了起來：『本經理的理想，就是在那月球！』」

把眼睛閉了閉，所以，在這二十九天的販賣狀況雖然不太好，但
是這一點小犧牲，本經理是絲毫也不在意的；別說是二十九天，就
是二十九年，就是二十九世紀，本經理也情願犧牲血本，來完成本
經理的月球那路擴充百年大計的！」

衆人（除了魏銀城。）都異口同聲地：

「大經理的高見！」

魏銀城在抓耳撓腮。

吳金城看着魏銀城「哈哈」笑了，一面笑一面說：

「魏銀大怨看小弟的意思怎麼樣？大家是都贊成了，我們就開始進行罷。」

滿 月 夜（在曠野）

趙貴跪着月亮。眼睛閉着，合掌，嘴裏念念有詞。

兩傍站着吳金城，魏銀城，趙貴，牡丹，荷花。

魏銀城打着一面大旗：「歡送月球苦盡甜來糖使節——金銀糖菓

大公司同人。」

大旗的下面，站着衣冠楚楚的音樂隊。音樂隊奏樂。

趙貴打起跟頭來，大有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之勢。

衆人鼓掌，有呼「月球使節萬歲」者。

趙貴的跟斗，一筋往下打，一直打到沒有影兒。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門口

門口一面大招牌：「派遣月球苦盡甜來糖使節紀念贈彩大賤賣。」

頭彩萬圓，彩彩不空。」

趙貴走了過來，面目憔悴，悄悄地把那面招牌拿進屋裏來。

屋裏的人，異口同聲：「噢，使節回來了！」

吳金城三步併做兩步，走到趙貴的面前，剛一想跟他握手，看到

了趙貴雙手拿着的招牌便倒退了兩步。

吳金城的喪志落膽的臉。

趙貴的羞愧難當的臉。

吳金城：「你到底到了月球沒有？」

趙貴：「到是到了。」

吳金城：「月球的代表怎麼說來的？」

趙貴：「他說他們月球那裏沒有苦的，所以也不知道甜的；所以、

也不懂得甚麼苦盡甜來糖。——」

吳金城只管搖頭，大有不信任之狀。

趙貴：「那個月球的代表，他說他到地球來留過學。」

魏銀城跟荷花擠了擠眼睛。

荷花撇了撇嘴。

魏銀城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

魏銀城拍手，一面拍一面說：

「本經理有幾句話要跟諸位說一說。」隨後哼哈了一聲：「請諸位都到我的前面來。」

「諸位」都像軍隊似地站在魏銀城的桌子的前面。吳金城也站在那軍隊裏。

魏銀城說：「本大公司的月球販路擴充百年大計，似乎已經是失敗了。」

吳金城斜視了魏銀城一眼。

魏銀城乖巧地把話拉回來：

「雖然失敗了，但是計畫倒是好計畫。本經理覺得除掉一面實行這百年計畫之外，目前還得考慮一種妥善辦法。」

「這妥善的辦法，就是簡單的四個字：腳踏實地！」——腳踏實地四個字說的高而緩。

衆人都異口同聲地：

「大經理的高見！」

吳金城在抓耳撓腮。

魏銀城嘿着吳金城「哈哈」笑了，一面笑一面說：

「吳金大慫看小弟的意思怎麼樣？大家是都贊成了，我們就開始進行罷。」隨後就一拳一個字地說：「脚·踏·實·地！」。

馬 路

趙貴的脚步。——當然踏在「實地」上。

趙貴的腹部。——腹部上面挎着糖木盤。

木盤上的字：「苦盡甜來糖」「買一盒贈一盒。」

趙貴的脚步，踏着「實地」往東走。

趙貴叫賣：「買一盒咧贈一盒，苦——盡——甜來糖。」——聲音，洪亮。

趙貴的脚步，踏着「實地」往西走。

趙貴叫賣：「買一盒咧贈一盒，苦——盡——甜來糖。」——這回的聲音，沒有上回的洪亮，毋寧有一些啞啞。

趙貴坐在道傍上，自言自語似地：「腳踏實地？」

趙貴打開了一盒，喫了一塊。

喫完的空盒四五個。

趙貴從糖盒裏抽出來汽球。

趙貴吹汽球。

吹完了故意用腳踩破：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周圍上了一群半窮不富的孩子。

孩子們望着趙貴踩破汽球而拍手：辟辟拍拍。

趙貴怒目而視拍手的孩子。

孩子們你推我擠，把一木盤糖一搶而光。

趙貴拾掇所餘的糖。

趙貴腳當然踏在「實地」上。但是腳步無力。

趙貴走到一個燒餅攤前面。

燒餅。

趙貴連木盤帶糖都換成了燒餅。

又是一條馬路

吳金城和牡丹的腳，當然也都踏在「實地」上。吳金城腳是皮鞋，牡丹的腳是高跟兒。

一個轉糖的圓盤，在滴溜溜轉。

某甲，過來轉了一轉，把那上面的茶碗拿去了。

某乙，過來轉了一轉，把那上面的漱口盂拿去了。

某丙，過來轉了一轉，把那上面的馬蹄錶拿去了。

最後一個空的圓盤，在滴溜溜轉。

牡丹是在那裏對着鏡子擦粉。

吳金城的皮鞋腳踢翻了那滴溜溜轉着的圓盤。

一家喫茶店裏（夕陽西下時）

魏銀城的千層底的腳，當然踏在「實地」上。

荷花的繡花鞋的腳，當然也踏在「實地」上。

喫茶店的桌子上：兩杯紅茶，一大包苦盡甜來糖。

荷花從皮夾裏掏出來「紅樓夢」，看。

魏銀城：「真倒霉！走了也有八十家，就沒有一家誠貨！」一邊
撓着頭髮。

荷花：「可惜寶玉已經是古人了。若不，到她那裏宣傳，她一
定肯買的；是不是？魏經理？」

魏銀城：「叫我看林黛玉若是活着，到她那裏宣傳宣傳，她倒是
一定不肯拒絕的。」

荷花：「您看我像不像？」

魏銀城：「誰？」

荷花：「林黛玉。」

魏銀城：「你站起來！」

魏銀城：「嗯，像，像，像極了。」

魏銀城手拍胸脯：「那麼你看我呢？」

荷花看了看魏銀城。

魏銀城手拍胸脯：「像不像賈寶玉呢？」

荷花：「您請站起來！」

魏銀城站起來。

荷花：「嗯，像，像，像極了。」

魏銀城的一聲「呵呵」，荷花的一聲「哈哈」。

呵呵 和 哈哈 相間成趣。

舞 場 (夜)

魏銀城樓着荷花——只見那千層底和繡花鞋在跳狐步舞。

吳金城樓着牡丹——只見那皮鞋和高跟兒也在跳狐步舞。

吳金城的屁股碰了一下魏銀城的屁股。吳金城和魏銀城同時回頭，你瞅我，我瞅你，各自做了一個怪笑。

牡丹的屁股碰了一下荷花的屁股。牡丹和荷花同時回頭，你瞅我，我瞅你，各自撇了一下嘴。

舞場的門口 (夜)

吳金城：「哈哈 牡丹：「呵呵」

魏銀城：「哈哈」荷花：「呵呵」

王富之家（夜）

趙貴和王富下棋。

趙貴：「僵。」

趙貴：「再僵。」

王富：「死了。」

王富一面拾掇棋子兒，跟趙貴說：

「聽說你到月球去了。」

趙貴：「哈哈。」

王富：「呵呵。」

爐裏的火，快熄滅了。

王富一面添煤一面說：

「一天都到這般時候了，她們還不回來。」

錶針指着正午一點。

趙貴臉有憂色。

王富唉聲嘆氣。

錶針指着正午兩點。

王富：「不重生男重生女。」

門響。

牡丹手裏拿着煙捲進來。荷花也蹣跚蹣跚的

王富怒形於色：「你幹甚麼去了？」

牡丹：「幹事業去了。」

王富更加怒形於色：「幹甚麼回來這麼晚？」

牡丹：「應酬。」

荷花倒在床上。

王富：「你說，你不說，我就要打。」

牡丹：「哈哈。」一聲，從皮夾裏掏出來一張百圓的票子，遞進

了王富那要打的拳頭裏。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櫃房

吳金城歪坐在轉椅上，兩條腿搭在後面，探頭瞅着桌子前面，先

用腦袋指了指王富，再回過腦袋瞅了瞅牡丹：

「就是他嗎？」

牡丹：「是。」

王富低下了頭。

吳金城跟牡丹擠眉弄眼。

王富擡起了頭。

吳金城跟王富正顏厲色。

吳金城大樓大樣彈了彈灰，問王富：

「你跟牡丹小姐有親戚嗎？」

王富躊躇了躊躇：「我——我是她的遠枝兒的姪子。」

吳金城從轉椅上站起來。

王富倒退了幾步。

吳金城對着王富說：「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差事：掃掃地，倒倒茶，買個煙捲——明天來罷好好幹！」

吳金城：「哈哈。」

牡丹：「哈哈。」

一個半大不小的飯館裏（夜）

趙貴和荷花隔着飯桌對坐着。

趙貴：「荷妹妹，我的心，我的心，像萬把刀扎——荷妹妹，趙貴做捧心狀。」

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捧獻在你的面前了。

荷花只管看「紅樓夢」。

趙貴跪在地下，磕頭，彭彭響。

趙貴抬起頭來：「我向你求婚，我一切都犧牲給你，我的靈魂，

我的肉體。

荷花從皮夾裏掏出來體溫計遞給了趙貴說：「你量一量！」

趙貴接過來放在胳肢窩裏。

趙貴從兜裏掏出來剃頭刀子在頸動脈左近比量，一面說：

我要自殺了。

荷花沒從「紅樓夢」抬起頭來。

我還是要自殺了。」趙貴又說了一聲。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櫃房

吳金城和魏銀城圍着圓桌。

趙貴抬起頭來：「我向你求婚，我一切都犧牲給你，我的靈魂，我的肉體。」

荷花從皮夾裏掏出來體溫計，遞給了趙貴說：「你量一量！」

吳金城：「魏銀大，有道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看本大公司也是得在人和上求進展。」

魏銀城把擰着的鴨子腿放開：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吳金城把雪茄抽了一口，嘯的吐了一口濃烟說道：

「人和也得先從經理做起，上和下順，黃上也變成金哪。」

魏銀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吳金城：「魏銀大若是不嫌棄的話，我倒要拜您為大哥的。」

魏銀城：「那裏，小弟纔二十八歲。貴庚？」

吳金城：「那麼一說我們倒是同歲。魏銀大您是幾月生的！」

某大飯店

一份二人金蘭譜。

翻過來二人金蘭譜的第一頁上寫着：

前有管鮑後有陳雷道義相勗歷久常新協和肇造胞與從同麗澤
獲益他山是攻車笠雖異金石永貞著之於牒申之以盟鸞鳴風雨落

月屋梁凡我知好永矢勿忘

再趕忙翻過來第二頁，上寫着：

吳金城字金城年二十八歲

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生

奉天省瀋陽縣籍人

現居新京大馬路

職業金銀糖菓大公司大經理

通訊處大馬路門牌一百零一號

曾祖 福

祖 祿

父 壽

母 錢氏

兄・弟・姊・妹

妻 二氏 子女

魏銀城字銀城年二十八歲

十二月五日午時生

吉林省長春縣籍人

現居新京大馬路

職業金銀糖菓大公司大經理

通訊處大馬路門牌一百零一號

曾祖 仁

祖 義

父 禮

母 金氏

兄·弟·姊·妹

妻三 氏 子·女

再趕緊翻過來第三百，上寫着

如兄 吳金城惠存

康德六年 陰曆十二月 日
陽曆 一月

如弟 魏銀城鞠躬

盟於金銀糖菓大公司

香案擺齊。

香案當中擺着兩份金蘭譜。

香案上面供着佛，胡憊，李太白，基督，觀音……凡是神，都應有盡有。

吳金城魏銀城向着香案三拜九叩。

吳金城坐在太師椅上。

魏銀城向着太師椅三拜九叩。

魏銀城坐在太師椅上。

吳金城向着太師椅三拜九叩。

吳金城向天盟誓。我和如弟魏銀城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有官同做，有錢同化，有衣同穿，有馬

同騎，倘若反悔，就叫——稍微頓了頓。飛機壓死！

魏銀城也向天盟誓。我和如兄吳金城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有官同做，有錢同化，有衣同穿，有馬

同騎，倘若反悔，就叫——稍微頓了頓，火輪船壓死！

一桌宴席。

吳金城和魏銀城坐在上座，兩傍坐着牡丹，荷花和趙貴。

席間，有「請請」之聲。有「喫喫」之聲。有「喝喝」之聲。翅子端上來了。

牡丹離席代表衆人向吳金城和魏銀城致賀詞（衆人的拍手聲）

「今天我們的親愛的吳大經理和魏大經理結做異姓兄弟，不但是二位大經理越發增厚了友誼，而且也是我們金銀糖菓大公司的前途光大的一個象徵。我們爲了向二位大經理表示一點賀意，特爲每人買來一點小禮物贈給二位大經理。」

衆人鼓掌。

牡丹：「那麼，就先由趙先生孝敬罷。」

趙先生離席。由門外拿進來一盒麻將牌，一面含羞地說：「小的也實在沒甚麼可孝敬的。」

衆人鼓掌。笑聲：「哈哈」「呵呵。」

牡丹：「那裏，這回是荷花小姐。」

荷花小姐離席由門外拿進來一副「黛玉葬花」和一副「寶玉失玉」的刺繡圖。一面紅着臉：「刺的不好。」

衆人鼓掌。笑聲：「哈哈」「呵呵。」

牡丹：「這回是我的班兒了。二位大經理，請您猜，猜我孝敬二位的是甚麼。」

一面「哈哈鏡。」

牡丹的聲音：「這叫做哈哈鏡。」

衆人的聲音：「哈哈鏡！」

吳金城先過去照了一照，他本來是粗胖的，卻把他照成了細長，他一面照，一面「哈哈」。

魏銀城也照了一照，他本來是細高的，卻把他照成了粗胖。他一面照，一面「哈哈」。

趙貴，荷花都順次照了照，一面「哈哈」。

最後，牡丹也照了，一面「哈哈」。

衆人唱「哈哈歌」。

哈哈歌

衆笑尾聲

(……哈哈)

(女同)

(男同)

哈哈鏡

鏡哈哈

(男女同)

鏡裏鏡外盡是哈哈

(吳)

我要像鏡裡般瘦

(魏)

我要像鏡裡般胖

我要像鏡裡般矮

(吳)

(魏)

我要像鏡裡般高

(男女同)

瘦呀 胖呀 矮呀 高呀

(同上)

每個都是打哈哈

(男)

打哈哈

(女)

打哈哈

(男女同)

哈哈以外還有什麼呀

(荷)

我是這樣的傻

(牡)

哈哈他可變醜了

(牡)

我是這樣的正

(荷)

哈哈他可變歪了

(男女同)

俊呀 醜呀 正呀 歪呀

(同上)

這又何必打哈哈

(男)

(女)

哈哈鏡 鏡哈哈

(男女同)

鏡裏有我有你還有他

(吳)

我是本來就瘦

(荷)

我是本來就俊

(牡)

是哈哈鏡叫人不正

(魏)

是他自身就歪呢

(男女同)

我呀 你呀 他呀 鏡呀

此後不要打哈哈

(同上)

(衆笑突斷)

(哈哈……)

魏公館的客廳裏

魏銀城端着盞碗茶：「哈哈……」一聲，茶碗落地摔碎。「哈哈……」
你有了孩子了。」魏銀城一面點煙捲一面笑着說：「朋好極了，朋
好極了，我魏門總算有了後。」沈了沈：「幾個月了？」

荷花底頭不答，以手覆面。

魏銀城：「是個姑娘，還是個小子的？」

荷花輕輕地擡起頭來，笑了笑，慢吞吞地：「你這個人！不過是我的愛，姑娘也罷，小子也罷，我已經給這個孩子起了個名字。那纔漂亮呢，你猜？」

「噢，——」魏銀城用手拍頭蓋：「魏鐵城？」

「不——是」荷花答。

「噢，——」魏銀城用手拍頭蓋：「那纔是魏銅城？」

「不——是」荷花答完，就格格兒笑了。

「我猜不着了，你告訴我罷。」魏銀城說。

「寶黛。」

「寶黛？」

「對了，寶黛。賈寶玉的『寶』，林黛玉的『黛』。」荷花說完又格格兒笑了。

魏銀城用京戲道白的調兒：「寶黛，我兒，我的兒……呀啊
啊。」

隨後就跟荷花接了個吻。當然只看到下半身。

荷花：「你別鬧了。」

魏銀城一把被推到沙發上。

荷花：「銀城，我們要快一點結婚呢，省得人家笑話。」

魏銀城做慷慨狀：「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荷花：「我看越快越好。」

魏銀城：「也得找個好日子呀！」

魏銀城：「等我找找。」

魏銀城從沙發站起。

魏銀城走到書架前。

魏銀城從書架上拿下來一本「時憲書」。

魏銀城又回到沙發坐下。

魏銀城翻着時憲書。

魏銀城用手指着那字多的一行一行。

魏銀城的手指指在一月（十五）日一面念着下面的字句：「宜祭

祀冠帶」突然聲高：「結婚姻……」

魏銀城說：「就是這一天罷。」

荷花把臉也湊到「時憲書」上，四隻眼睛都望着那日子，同聲說道：「二月（十五）日！」

火 車

火車的車輪在開始滾動。

火車的車標上寫着：「開往吉林。」

火車的車輪滾動。

火車的二等車裏。

一張報紙背面一個紳士（看不見臉，只見兩隻手拿着一張報紙。）

報紙上面的日期，橫印着：「康德六年一月（十五）日。」

報紙從手裏放在座位上，同時報背後露出了魏銀城的臉。

魏銀城掏出了雪茄。

一隻女人的胳膊伸過去替那隻雪茄點洋火。

一隻女人的胳膊縮了回去。同時看見牡丹坐在魏銀城的對面。

「哈哈」「呵呵」。

吉 林 的 山

滿山是雪。

雪上滑雪的人們。

魏銀城在前邊滑。

牡丹跟在魏銀城後面滑。

魏銀城和牡丹休息。

魏銀城一筋瞅牡丹。

牡丹笑嘻嘻地：「你這人，總瞅人！」

魏銀城：「因為你美嗎？」

牡丹：「我美嗎？」

魏銀城：「你美。」

牡丹「哈哈」地笑了。

牡丹：「你這人真好！荷花小姐該多麼生氣啦！」

魏銀城一面解着滑雪刀，一面氣橫橫地說：「她瘋了誰管呢？」

王 富 的 家 (晨)

日曆：一月(十八日)。

荷花披頭散髮。

荷花往王富的身上撲，一面罵，一面笑：

「你是真寶玉還是假寶玉？」

趙貴拉着荷花。

荷花打趙貴：

「你把我的真寶玉還給我！」

王富還在那裏喝白干。

荷花有點冷靜下去，嗚嗚地哭起來了。

趙貴把荷花按放在床上。

趙貴把王富的酒壺摔碎在地上。

趙貴：「還喝呢！得想個辦法呀！」

王富：「辦法？死一個少一個！我有甚麼辦法？我又不是賣寶

玉！

趙貴：「那麼你的老婆呢？」

王富：「老婆？」

金銀糖菓大公司的門口

門關鎖着。

門前立着一塊招牌，上面寫着：「本公司因進行腳踏實地計畫臨時停辦。」

魏公館的客廳外（晨）

婢女：「你在這裏候一候！」

吳金城無言候着。

婢女開開客廳的門進去。

魏公館的客廳裏面（晨）

魏銀城和牡丹正在床上酣睡未醒。

婢女吆呼輕聲地：「魏二爺！」

魏銀城一動也不動。似乎是在做夢。

婢女又吆呼，聲稍大一些：「魏二奶奶！」

牡丹這纔揉眼睛，看了看婢女。

婢女輕聲的：「吳大爺來了。」

牡丹楞了楞大聲地：「吳大爺，那裏的吳大爺？」

這時，吳金城聞聲破門而入，怒形於色說道：

「那裏的吳大爺！」

吳金城上去就是一個耳光，打得牡丹嗚嗚地伏在床上哭了起來。

吳金城隨後就抓起來似乎還在做夢的魏銀城。

魏銀城楞了楞。

吳金城給了魏銀城一掌巴。

吳金城破口大罵：「他媽的，你小子也太不够朋友了！」

魏銀城，披着睡衣下了床，「誰不够朋友？」

吳金城從衣兜裏掏出來金蘭譜。

金蘭譜被撕得一片一片落在屋地上。

魏銀城也從書架上拿出來金蘭譜。

這份金蘭譜又被撕得一片一片落在地上。

吳金城和魏銀城都亮着架子。

倆人忽然撕做一塊

倆人打。

倆人還是打。

牡丹在一傍看着。

王富的家（晨）

王富在那裏喝着空酒杯。

王富醉言醉語：「今朝有酒今朝醉。」

趙貴破口大罵：「你這個活王八！」

王富似乎有些清醒了：「你纔是王八！你是王八的王八！」

趙貴冷笑道：「我沒有老婆！」

王富把酒杯摔碎道：「你是個活鬼子！」

趙貴有些怒道：「你纔是活鬼子！你是鬼子的鬼子！」

王富冷笑道：「我沒有大經理！」

魏公館的客廳裏（晨）

牡丹在拉架。一面笑嘻嘻地：

「得了，你是如兄。」（手指着吳金城）「你是兄弟。」（手指着魏

銀城）「哈哈，如兄如弟還有甚麼說道呢？」

吳金城和魏銀城都跪在牡丹的面前。

「我愛你。」

「我不愛你。」——牡丹笑嘻嘻說。

吳金城指着魏銀城，魏銀城指着吳金城，同時地倆人都說：「你不愛他？」

「我不愛你們？」——「們」字挑的特別高。

吳金城指着魏銀城的鼻子：「你是個大混蛋！」

魏銀城指着吳金城的鼻子：「你是個大大混蛋！」

吳金城和魏銀城同指着牡丹的鼻子：「你是個特大混蛋！」

王富的家（晨）

桌子也翻了，椅子也翻了。

王富和趙貴撕打。瘋狂了的荷花哇哇喊賈寶玉。

王富騎在趙貴的身上。

王富從上面打，趙貴從下面打。

魏公館的客廳裏

桌子翻了，椅子也翻了。所有的東西似乎離開了固有的位置。

吳金城和魏銀城撕打。牡丹也打，誰都打。

魏銀城騎在吳金城的身上。牡丹站在傍面，

魏銀城騎在吳金城的身上。

魏銀城從上面打，吳金城從下面打。牡丹站在傍面，打魏銀城一

下，打吳金城一下。

王富的家

趙貴翻過身子，騎在王富的身上。

趙貴從上面打，王富從下面打。

瘋狂了的荷花拿剪子自己扎自己。

王富又翻過身子，撒腿就往門外跑。

趙貴就跟在後面追。

王富的家的門（晨）

爬出來一匹王八，跳出了一匹鬼子。

魏公館的客廳（晨）

吳金城翻過身來，騎在魏銀城的身上。

吳金城從上面打，魏銀城從下面打。

牡丹還是站在傍邊打吳金城一下打魏銀城一下。

魏銀城又翻過身來，撒腿就往門外跑。

吳金城就跟在後面追。

牡丹先擦粉，也跟了出去。

魏公館的門（晨）

滾出了一個大蛋，又滾出了一個大蛋，又滾出了一個特大蛋。特大蛋上面塗着白粉。

馬 路（晨）

一面交通標語：「人走人道·馬行馬路」。

王富和趙貴在那下面打。

打倒馬路上。

又只見那面交通標語：「人走人道·馬行馬路」。

死胡同(晨)

一塊路標橫掛在胡同口上，路標上寫着：

「此路不通」。

魏銀坡，吳金城，牡丹順次在「此路不通」的路標底下跑了進去或是追了進去。

一直跑到了死胡同的盡頭。

又只見那一塊橫掛在胡同上的路標：

「此路不通」。

哈哈鏡的前面

吳金城在哈哈鏡的前面照了照，哈哈鏡把他照出來一副醜相。

（吳金城照哈哈鏡的同時，開始再唱主題歌）

魏銀城在哈哈鏡的前面照了照，哈哈鏡把他照出來一副醜相。

王富，趙貴，牡丹，荷花，都依次在哈哈鏡的前面照了照，哈哈

鏡把他或她都照出來一副醜相。

字 幕

「是哈哈鏡把他們的臉照歪了呢，還是他們的臉本來是歪的呢？」

（主題歌唱畢）

（劇終）

康德五年十二月七日夜半

